

J

醫書十二種

九
〇
共

Treatment of Disease

Copy of an ancient
(10th century A.D.)

work in Chinese.

Eight volumes.

Shanghai, 1904

Vol. I

Presented by Dr. Casey Wood
Hongkong, Sep. 27. 26

Bind with all covers.

晉山老人王琢崖

纂輯醫書十二種

醫學真傳

芷園臆草存案

扁鵲心書

質疑錄

敖氏傷寒金鏡錄

本草崇原

醫家心法

痰瘡論疏

侶山堂類辨

易氏醫宗

達生編

學古診則

光緒二十二年上海圖書
集成印書局印

醫學真傳序

醫之道，奚起乎？造物以正氣生人，而不能無天札疫厲之患，故復假諸物性之相輔相制者，以爲補救，而寄其權於醫。天可使壽，弱可使強，病可使痊，困可使起，醫實代天生人，參其功而平其憾者也。邇自農皇肇起，辨草木以著藥性，軒岐繼作，明陰陽以著內經，至漢末，篤生張仲景先師，上承農軒之理，著卒病雜病兩論，率皆倡明正學，以垂醫統。仲師既沒，而經論之道，遂失其傳，舛謬紛紜，靡所止極。甚且家自爲書，人自爲學，世之所以賴有醫者，反不若無醫之爲愈。每爲曠覽，竊嘗病之。我土宗夫子，性靈獨異，學識超羣，註釋經論，既已述大道而正其傳，暇日集羣弟子，往復論難，提命之下，及門手錄，顏曰醫學真傳。其間陰陽血氣，藏府經絡，與夫五運六氣之理，凡前聖所孕含未剖者，闡著靡遺，而諸書所表章未備者，迄無餘蘊，洵足補救斯人，而爲功於造物，其所係豈淺鮮哉。嗣等彙集成帙，摘其要者，梓以問世，使皆知醫之傳有其真，而學以不僞，是誠我夫子扶挽斯道之志也。夫時

康熙己卯之春，錢唐王嘉嗣子佳敬題

粵自蒼旻好生，軒岐應運，而吐辭立說，皆爲福民壽世之符，送難設奇，罔非起病回疴之術，自茲以還，作者代有，如瀉子意，張仲景，以及丹溪東垣諸君子，靡不飲流池上，洞腑垣中，其定方用藥，靡不曲曲中窾，誠渡世之慈航，濟時之寶筏也。自正學失傳，醫宗罔據，而陰陽虛實，每以臆猜，表裏炎涼，鮮從脈究，醫之南轅北轍，却行求前，冀其有濟，蓋亦難矣。吾杭高士宗先生，醫學真傳一書，潛搜默會，別隱鉤微，意宗前哲，而言其所未言，說本先民，而發其所未發，辨之於疑似，而無毫釐千里之差，晰之於微茫，而有一舉百當之妙，固已入堂躋奧，而非稍窺籓籬者，所可望其肩項也。余雅不攻醫，客歲緣弱息患疹，本屬輕證，可調和立愈，延請兒科數人，皆稱時彥，始則太用攻發，致起痰喘，繼又過投寒涼，禁止飲食，遂致不起，及讀真傳言疹一段，而始嘆弱息之死，攻發使之寒涼速之也，況疹非痘比，治之匪難，而猶見惑於臨證，因是知肌表榮衛之中，臟腑經絡之內，其難治有十倍於疹者，能保其百無一失也乎。噫，醫之誤人，非特余實被之，世之未讀是書，而憤憤焉以人命爲嘗試者，真實繁有徒也。因將是書謹爲重梓，俾遠近播傳，庶幾藉是以上窺瀉子仲景諸公之旨，則此書固醫學之指南云。

康熙歲次庚寅仲春月錢塘姚遠聖功氏職

醫林指月總目

十二種

醫學真傳一卷

質疑錄一卷

醫家心法一卷

易氏醫案一卷

芫園臆草存案一卷

傷寒金鏡錄一卷

痰瘡論疏一卷
痰瘡疏方一卷

達生編二帙

扁鵲心書三卷
神方一卷

本草崇原三卷

胥山老人訂校合刊

國朝高世杖士宗氏輯

明張介賓景岳氏著

國朝高戴峯氏著
胡珏念菴評

明易大良思蘭氏錄

明盧復不遠氏記

元杜清碧增定

國朝盧之頤子絲氏疏

國朝亟齋居士著

宋賈材重集
國朝胡珏參論

國朝張志聰註釋
高世杖纂集

侶山堂類辯二卷

學古診則四帙

國朝張志聰隱菴氏撰

國朝盧之頤子絲氏輯正

醫學真傳目錄

醫道失傳

七情內傷

氣血

原病

痘

惡寒

瘡

呃

隔

心腹痛

辨藥大略

醫門經論

藏府經絡

水火

治病

瘡附案

頭痛

暑

噎

吐血

中風

診脈大法

五運六氣

三焦

陰陽

方藥

傷寒

辨舌

痢

脹腫

衄血

胎產

先生自述

六淫外感

門

部位

嬰兒

發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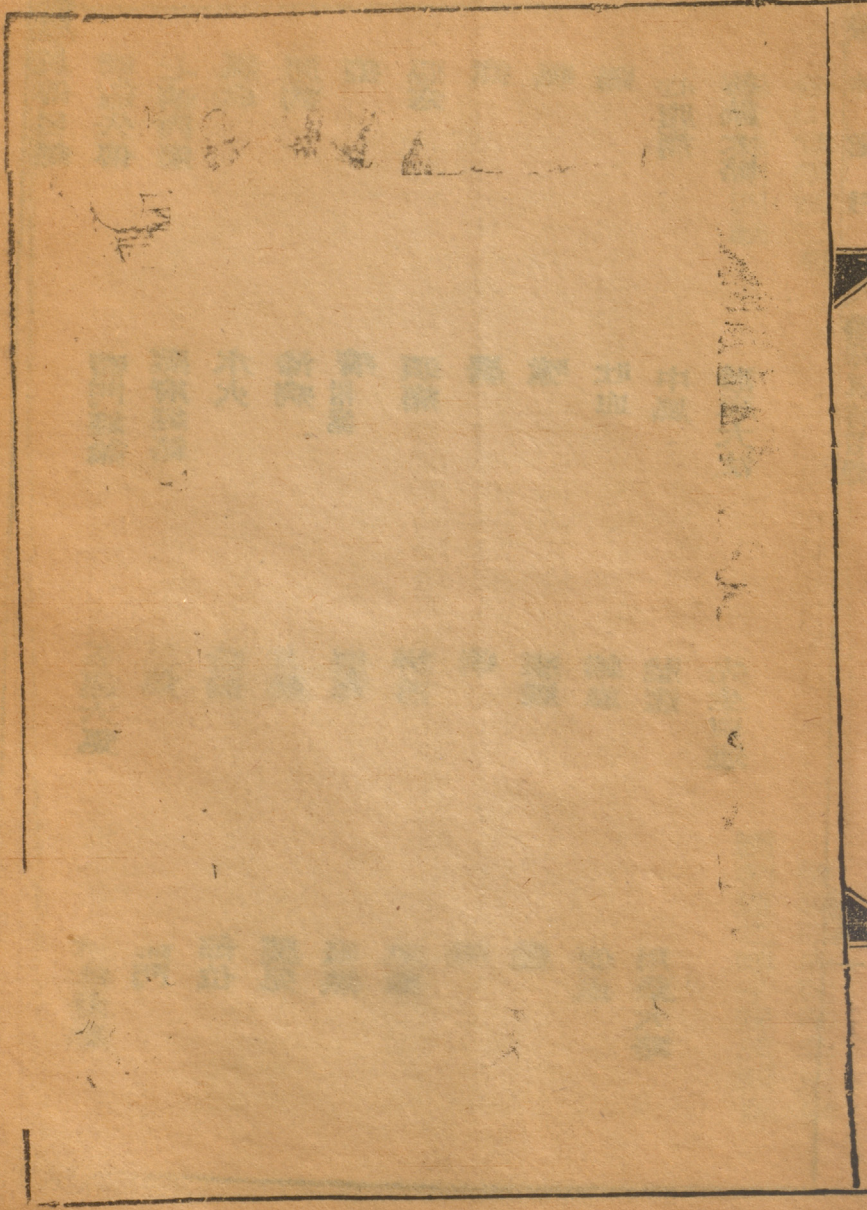
欬嗽

喘

蠱

便血

用藥大略



高士宗先生手授醫學真傳

受業門人 王嘉嗣子佳 曹增美自玉 管益齡介眉 徐麟祥皆知

朱 升曙升 楊吳山邁空 楊 昶長舒 奚天樞尙公 述

丙子春先生聚門弟子于侶山講堂講學論道四載有餘羣弟子先後進問道漸以明醫漸以備先生
著示及門副等手錄者不下百餘則因謂及門曰此醫學真傳也汝等錄之將來可以公諸天下矣副
等因摘述而授之梓

醫道失傳

醫道昉乎軒岐軒岐著內經一十八卷闡明陰陽血氣運行之理藏府經絡交會之道上下內外升降出入道晰其微理晰其奧以為後之醫者必明三陰三陽之六氣血氣生始之根源五藏交通六府會合及絡脈經脈之淺深皮肌筋骨之外內始可言醫仲景先師傷寒序云經絡府俞陰陽會通玄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不能探其理致慨世之醫昧聖賢經論之本源襲後人方書之糟粕湯方歌括之册視為祕典分門別類之書奉若聖經豈不謬哉我故曰軒岐沒而醫道亡仲師死而真傳絕洵不誣也

醫門經論

神農本草曰本經黃帝靈樞素問曰內經皆聖經也仲景先師著卒病曰傷寒著雜病曰金匱此賢論也

醫門聖經賢論。猶儒者之五經四書也。故醫門經論。乃醫學正傳。其餘難經脈訣。及後人一切方書。皆逐末亡本。膚淺不經。不可爲訓。何世之醫者。于聖賢經論。從未嘗讀。卽讀亦未解。解未能明。明未能用。悲夫。

五運六氣

天地至大。人物至廣。不外陰陽五行之理。五運卽五行也。六氣卽三陰三陽也。故木火土金水曰五運。厥陰少陰太陰。少陽陽明太陽曰六氣。五運合五行。而六氣亦合五行。天以此成四時而生萬物。人以此成有形而合無形。是五運六氣。實醫學之根源。神農本之而著藥性。黃帝本之而著內經。仲師本之而撰傷寒金匱。今人但知風熱濕火燥寒爲病。豈知厥陰主風。風木也。少陰主熱。熱火也。太陰主濕。濕土也。陽明主燥。燥金也。太陽主寒。寒水也。此風熱濕火燥寒之病。而五運六氣卽主之。五藏六府亦因之。其本末不可不察也。

六淫外感

六淫外感之說。世多不得其解。謂人外感天之六淫則爲病。而孰知其非也。蓋厥陰少陰太陰少陽陽明太陽曰六氣。風熱濕火燥寒曰六淫。天有之。人亦有之。故居其內以通藏府者。六氣也。居其外以通于天者。六淫也。天之六淫。與人之六淫。無時不感。詎必病也。天元紀大論云。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陰之上。熱

氣主之。太陰之上。濕氣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太陽之上。寒氣主之。所謂本也是。謂六元。由此例之。則三陰三陽之六氣。在下爲標。下卽內也。而風熱濕火燥寒之六淫。在上爲本。上卽外也。六淫在上而在外。故曰外感。感猶通也。故外感之說。其義有二。一言六淫外通于天。一言六淫主外通于六氣。義雖有二。總謂六淫在人而不在天。凡有所病。皆本人身之六淫。而非天之六淫也。且猶不觀卒病論乎。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爲中風。是中風之名。從人身而定也。或曰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爲傷寒。是傷寒之名。從人身而定也。非外至也。若果外至。胡不曰六淫外中。六淫外傷。而必曰外感也。世多不知此義。一遇病。輒云外感。豈無病時。遂不感耶。甚矣其贖贖也。

七情內傷

喜怒哀悲思恐驚。謂之七情。七情通于五藏。喜通心。怒通肝。憂通肺。悲思通脾。恐通腎。驚通心與肝。故七情太過。則傷五藏。七情內傷。則有所虧損。療之不易也。須識其何藏獨傷。觀其色。察其脈。驗其形神。詳其太過與不及。而後調濟之。其惟智者之能事乎。

藏府經絡

五藏爲陰。六府爲陽。經脈爲陰。絡脈爲陽。藏府經絡。內經言之詳矣。今總其要而言之。五藏者。三陰之所

主也。厥陰主肝。少陰主心。腎。太陰主肺。脾。肝心脾肺腎。木火土金水也。肝木爲風。心火爲熱。脾土爲濕。肺金爲燥。腎水爲寒。是五藏合五運。卽有風火熱濕燥寒之六氣。夫六氣與五運合者。以少陰少陽二火而合五運也。夫五藏有形。形中有氣。其氣通于六府而行于經隧。行于經隧。則皮肌脈筋骨爲五藏之外合。如肺合皮。脾合肌。心合脈。肝合筋。腎合骨者是也。通于六府。則五藏與六府相爲表裏。如肺與大腸爲表裏。脾與胃爲表裏。心與小腸爲表裏。肝與膽爲表裏。腎與膀胱爲表裏者是也。此五藏之大概也。若六府則三陽之所主也。少陽主膽與三焦。陽明主胃與大腸。太陽主膀胱與小腸。夫膽與三焦。少陽木火之氣也。胃與大腸。陽明土金之氣也。膀胱小腸。太陽水火之氣也。此木火土金水火之氣。乃合三陽而主六府也。夫六府亦有形。而形中亦各有氣。其氣則內通五藏。外行經脈。所謂五藏有俞。而六府亦各有俞。五藏有合。而六府亦各有合者是也。此六府之大概也。夫三陰主五藏。而厥陰不但主肝。又主心包。是手足三陰三陽爲十二經脈。十二經脈。則胸走手。而手走頭。頭走足。而足走胸。其氣內通藏府。外通絡脈。環于身。外通絡脈。則合孫絡而滲皮。毛。內通藏府。則合經血而行榮衛。所謂氣煦血濡。流行不息者也。今人不知皮肌經脈之淺深。有卒病寒熱而涉于經脈者。概以氣分之藥投之。鮮克有效。蓋經脈十二。有三百六十五穴會。有三百六十五經絡。素問詳言之。此經脈之大槩也。夫經脈之外。更有絡脈。絡脈之外。復有孫

絡故曰經脈爲陰。絡脈爲陽。蓋徑直而周于身者爲經。橫行而左右環繞者爲絡。十二經脈之外復有脾之大絡。名曰大包。又有任脈之尾翳。督脈之長強。合爲十五大絡。此大絡者出于經脈之外。而有左右相注之奇病。奇病者。左病注右。右病注左。乃絡脈病也。絡脈之病。素問有繆刺之法以治之。絡脈之外又有孫絡。孫絡與皮膚相連。在通體毛竅之內。而胞中之血。充膚熱肉。滲滲皮毛。經云。孫絡之脈別經者。亦三百六十五穴會。又刺法云。刺毫毛腠理者。無傷皮。知毛腠與皮分合之處。則孫絡之脈在其中。此因絡脈而及于孫絡之大概也。

三焦

三焦者。上中下少陽之氣所主也。五藏合五府。三焦一府。無藏與合。故曰是孤之府也。不但無藏與合。而三焦之府。且將兩藏。將猶偕也。是以府而並藏也。不但將兩藏。而六府之氣。俱合三焦。故又曰。是六府之所與合者。是三焦之氣。合藏合府。徹上徹下。徹外徹內。人身莫大之府也。證之經論。其理自明。靈樞本俞論云。肺合大腸。大腸者傳道之府。心合小腸。小腸者受盛之府。肝合膽。膽者中精之府。脾合胃。胃者五穀之府。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以明五藏合五府。其三焦一府。下屬腎。上連肺。將乎兩藏。經云。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謂少陽主三焦。下焦將腎藏。上焦將肺藏也。雖將兩藏。職不離府。故又云。三焦者。

中瀆之府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也。是六府之所與合者。由此推之。則三焦爲中瀆府。屬膀胱而
出水道。無藏與合。是孤之府也。孤者獨也。謂獨任其上中下之化機也。既曰將乎兩藏。又曰六府與合。是
三焦一府。則較之諸府而獨尊。豈如一腑合一藏而已耶。仲師云。肌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榮衛不
相將。則三焦無所仰。形冷惡寒者。三焦傷也。又云。三焦各歸其部。上焦不歸者。噎而酢吞。中焦不歸者。不
能消穀引食。下焦不歸者。則遺洩。仲師之言。卽靈樞經所云。上焦出胃上口。中焦並胃中。下焦別迴腸。注
于膀胱而滲入者。是也。經又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合觀經論。則上腕中腕下腕。卽上焦中焦
下焦也。三焦所出之部。卽三焦所歸之部也。三焦雖無有形之府。實有所出所歸之部。抑且徹上徹下。徹
外徹內。較諸府而尤尊也。昔人不體經論。有謂三焦無藏空有名者。有謂三焦屬命門。有藏有名者。各執
臆說。聚論不休。觀諸經論。其義自明。有形無形。可以悟矣。

命門

五藏六府。合手厥陰心包。則六藏六府。是爲十二經脈。其中並無命門之藏。府。前人妄以三焦屬命門。謬
矣。考之銅人圖。有命門穴。在脊十四椎。腎俞間。靈樞根結論有云。根于至陰。結于命門。命者目也。由此說
推之。則目之中央。是爲命門。乃足太陽膀胱經脈之所結也。腎俞中央。是爲命門穴。乃足少陰腎藏之所

通也。腎爲水藏。膀胱爲水府。而命門則通于水藏水府之經脈焉。

氣血

人之一身。皆氣血之所循行。氣非血不和。血非氣不運。故曰氣主煦之。血主濡之。氣與血無處不有。今舉其概。肺主氣。乃周身毛皮之大氣。如天之無不覆也。經云宗氣上出于肺。以司呼吸。一呼一吸。內通于藏。故曰呼出心與肺。吸入肝與腎。又三焦出氣以溫肌肉。膀胱津液隨氣化而出于皮毛。故曰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又六藏六府爲十二經脈。榮氣行于脈中。衛氣行于脈外。由此觀之。則五藏六府。十二經脈。上下內外。遊行環繞。無非一氣周流。而健行不息。此人之所以生也。然氣爲主。血爲輔。氣爲重。血爲輕。故血有不足。可以漸生。若氣不立。卽死矣。夫人周身毛竅。乃大氣之環繞于外。而毛竅之內。則有孫絡。孫絡之內。則有橫絡。橫絡之內。則有經焉。絡與經皆有血也。孫絡橫絡之血。起于包中之血海。乃衝脈任脈所主。其血則熱肉充膚。澹滲皮毛。而外。肺氣主之。皮毛之內。肝血主之。蓋衝任之血。肝所主也。其經脈之血。則手厥陰心包主之。乃中焦取汁。奉心化赤之血也。血海之血。行于絡脈。男子絡唇口而生鬚鬚。女子月事以時下。皆此血也。心包之血。行于經隧。內養其筋。外榮于脈。皆奉心化赤之血也。血海之血。出多不死。心包之血。多出便死。是又絡脈之血爲輕。而經脈之血爲重也。經云。陽絡傷。則吐血。陰絡傷。則便

血。此血海之血也。一息不運。則機針窮。一絲不續。則膏壤判。此經脈之血也。血氣二者。乃醫學之大綱。學者不可不察也。

水火

水爲陰。火爲陽。水火之中。火尤重焉。蓋水者陰也。陰不能生人。必藉火之陽而後能生。故水必藉火而後可飲。穀必藉火而後可食。夫在地爲水。在天爲寒。在地爲火。在天爲熱。陽熱之氣能生萬物。若遇陰寒。物必殺矣。醫者于水火之中。而知重輕之理。則生者多而殺者少也。

陰陽

經云。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試以大體言之。則陽常有餘。而陰常不足。在天地。則天爲陽。地爲陰。而天則包乎地之外。在人身。則氣爲陽。血爲陰。而氣實統乎血之先。一歲三百六十日。天日光明。則三百日而有餘。夫光明者陽也。雨濕者陰也。陽有餘而陰不足。此其徵也。人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亦當陽氣有餘。蓋陽主氣而陰主血。如人陰血暴脫。陽氣猶存。不致殞命。如陽氣一脫。陰血雖充。難延旦夕。苟能于陰陽之中。而知陽重于陰。則遇病施治。自有生機。涼獨殺人。吾知免夫。

部位

部位者。頭面胸背脇腹手足。各有所屬之部。所主之位也。頭爲三陽之首。三陽者。太陽也。自印堂。至額顛。上巔頂。從腦下項。皆足太陽經脈之部。故曰頭爲三陽之首也。兩額屬腎。刺熱論云。色榮額骨。其熱內連腎也。兩目爲肝之竅。而五藏精華。皆注于目。故瞳神屬腎。黑眼屬肝。白眼屬肺。內外皆肉屬心。眼包屬脾。兩鼻爲肺竅。而位居中央。又屬乎脾。鼻內口鼻交通之處。則爲頰額。又爲畜門。乃肝肺相交之部也。口爲脾竅。內外唇肉。脾所主也。舌爲心苗。齒爲骨餘。而齒齦。則爲牙牀。又屬乎胃。舌之下。腮之內。爲廉泉玉英。乃水液之上源也。耳爲腎竅。又心亦開竅于耳。胃足陽明之脈。起于鼻交頰中。循鼻外。入齒中。挾口環唇。膽足少陽之脈。起于目銳眦。上抵頭角。循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此頭面之部位。各有所屬也。頭面以下。前有咽喉。後有頸項。喉居右。咽居左。喉爲氣管而硬。咽爲食管而軟。咽喉之中。則爲吭噎。吭噎之上。則爲舌本。舌本居下腭之盡。而上腭之盡。則有小舌。所謂會厭也。太陰脾脈絡舌本。少陰腎脈絡舌本。陽明胃脈絡舌本。咽喉之外。則有動脈。居乎兩旁。所謂人迎之脈。乃胃足陽明之脈也。人迎之下。鎖骨空處。則爲缺盆。肺所主也。又陽明經脈行身之前。自面部而至胸膈。皆陽明經脈所主也。缺盆之下。兩乳之上。謂之膺中。膺中之中。謂之上膈。卽上焦也。經云。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漑也。上膈而下。

謂之膈中。卽胸膈也。胸膈之間。謂之膻中。膻中。卽心包絡也。心包主血脈。橫通四布。包絡之下。卽有胃絡。兩絡相通。而橫布于經脈之間。胸乃心主之宮城。而包絡包乎心之外。肺爲五藏之長。而蓋乎心之上。心窩之下。謂之中焦。胃有三腕。上焦之旁。卽上腕也。中焦之旁。卽中腕也。下焦之旁。卽下腕也。頭面之下。後有頸項。項之中央。名爲風府。項之兩旁。名爲風池。項下高聳大椎。乃脊骨之第一椎。自脊骨而下。至七節之兩旁。名爲鬲俞。經云。七節之旁。中有小心。以明鬲俞之穴。乃心氣之遊行。出入而太陽經脈。行身之背。此胸背之部位。各有所屬也。胸膈之下腹也。胸膈下側脇也。前胸後背。而脇則居胸背之間。行身之側。脇之上爲腋。脇之下爲季脇。太陽行身之背。而主開陽明行身之前。而主闔少陽行身之側。而主樞。會開則不能闔。會闔則不能開。會樞則不能爲開闔。是樞者。乃開闔之關鍵也。大腹名爲坤土。坤土。太陰之脾土也。大腹之上。下腕之間。名爲中土。中土。陽明之胃土也。大腸名迴腸。盤旋于腹之左右。小腸居大腸之前。臍乃小腸之總結。而貼臍左右。乃衝脈所出。經云。衝脈于臍左右之動脈者是也。臍之下。則爲小腹。小腹兩旁。名爲少腹。小腹者。少陰水藏。膀胱水府之所屬也。少腹者。厥陰肝藏。胞中血海之所居也。血海居膀胱之外。名曰胞中。膀胱居血海之內。故曰。膀胱者。胞之室也。從小腹而入前陰。乃少陰。太陰陽明三經之屬。經云。腎開竅于前後二陰。是前陰者。屬少陰也。經云。前陰者。宗筋之所聚。太陰陽明之所合也。又陽

明主潤宗筋。是前陰又屬太陰陽明也。陰囊卵核。乃厥陰肝經之所屬。故經云。厥陰病。則舌卷囊縮。舌卷。手厥陰囊縮。足厥陰也。又云。厥陰氣絕。則卵上縮而終。此脇腹之部位。各有所屬也。兩手兩足曰四肢。兩手之上。則有肘腋。兩足之上。則有臑髀。兩肘兩腋。兩臑兩髀。名曰八谿。從臂至手。乃手太陰肺金所出。而兼手少陰厥陰。此手之三陰。從胸走手也。從足至股。乃足太陰脾經所出。而兼足少陰厥陰。此足之三陰。從足走胸也。夫手足三陰三陽。十二經脈。交相通貫。行于週身。手之三陰。從胸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是手三陰三陽。而循行于手臂矣。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胸。是足三陰三陽。而循行于足股矣。此手足之部位。各有所屬也。靈樞十二經脈。行于週身。雖詳言之。而醫未之悉也。今舉其概而約言之。手太陰肺脈。起于中焦。橫出腋下。循臂內。出手大指次指。而交于手陽明之大腸。大腸之脈。起于手大指之次指。循臂外。入缺盆。上面挾鼻孔。而交于足陽明胃脈。胃脈起于鼻頰中。至頰顙。循喉嚨。下膈。挾臍。入膝臑。下足跗。出足大指。而交于足太陰之脾脈。脾脈起于足大指。上膝股之前。入腹。上膈。連舌本。注心中。而交于手少陰之心脈。心脈起于心中。上肺。挾咽。出腋。下循臑內。抵掌骨。出小指之內。而交於手太陽之小腸。小腸之脈。起於手小指。出手踝。循臑外。交肩。上入耳中。至目內眦。而交於足太陽之膀胱。膀胱之脈。起於目內眦。從頭。下項脊。循背脊。下腿後。至足小指外側。而交於足少陰之腎脈。腎脈起於足小指。循

足心上。膈股貫脊。上貫肝膈。入肺。挾舌本。注胸中。而交於手厥陰之心包。心包之脈。起於胸中。循胸出脇。入肘循臂。過掌中。循小指之次指。而交於手少陽之三焦。三焦起於手小指之次指。循手臂。出臂外。貫肘上肩。入耳中。出耳前後。至目銳眦。而交於足少陽之膽脈。膽脈起於目銳眦。從耳後至肩。合缺盆。下胸中。過季脇。出膝。循足跗。出足大指。而交於足厥陰之肝脈。肝脈起於足大指叢毛之際。從膈股而上。過陰器。抵小腹。上入胸中。而交於手太陰之肺脈。是爲十二經脈之一週。乃頭面胸背手足各有所屬。而爲週身之部位也。

原病

人身本無病也。凡有所病。皆自取之。或耗其精。或勞其神。或奪其氣。種種皆致病之由。惟五藏充足。六府調和。經脈強盛。雖有所傷。亦不爲病。若藏府經脈。原有不足。又不知持重調攝。而放縱無常。焉得無病。如藏氣不足。病在藏。府氣不足。病在府。經脈不足。病在經。脈。陰血虛而不爲陽氣之守。則陽病。陽氣虛而不爲陰血之使。則陰病。氣正氣內虛。而淫邪猖獗。則六淫爲病。是病皆從內生。豈由外至。其有外至者。惟暴寒暴熱。驟風驟雨。傷人皮膚。乍而爲病。則藏府經脈。運轉如常。發之散之一劑可痊。若先藏府經脈不足。而復外邪乘之。則治之。又有法。必先調其藏府。和其經脈。正氣足而邪氣自退。卽所以散之。發之也。所謂

治病必求於本。求其本必知其原。知其原治之不遠矣。

治病

凡人有病。需治在醫。醫者人之司命也。既司人命。必知人身有形之經。又當知人身無形之氣。辨有形之有餘不足。察無形之離合逆從。有形者。藏府經絡之定位。無形者。陰陽運氣之轉輸。藏府經脈有病。而陰陽運氣。轉輸輸布。不失其常。雖病可愈。若有形既病。而無形亦逆。便不治矣。蓋醫不能生人。也不殺人。便爲良醫矣。所痛惜者。有形無形。全不之知。離合逆從。並未曾曉。見病卽治。知其外。不知其內。究其末。不究其原。妄曰醫者意也。以妄爲意。以妄爲醫。是居盲瞶而云察秋毫也。豈其然哉。

方藥

品方用藥。豈非醫之長技哉。某藥合某方。某方治某病。輒取而用之。父傳師授。皆是術也。夫立方如舉子作文。隨題意而闡發。無遺用藥如軍師遣將。知敵情而因材器使。經云。視精明。察五色。觀五藏。有餘不足。大府強弱。形之盛衰。以此參伍。決死生之分。必如是而後可言醫。若執方治病。而不明五運六氣之本。經脈生死之原。概以爲頭痛則散之。發之。而陽虛頭痛受其害矣。脹滿則消之。洩之。而氣虛中滿受其害矣。身熱則涼之。而陽虛發熱受其害矣。燥渴則寒之。而津液內竭受其害矣。仲師序云。不念思求經旨。以演

其所知。乃各乘家技。終始順舊。欲視死別生。實爲難矣。由此觀之。則成方不足重。用藥實爲難。方技之醫。盍改絃易轍而加之意乎。

嬰兒

人稟天地陰陽之氣。以生。父母精血之形。以成。甫離胞胎。府藏之形未充。陰陽之氣已立。此形此氣。賴乳爲先。間有小疾。多屬本氣不和。不宜妄投以藥。卽藥亦當調其本氣。若概以發散消痰清熱之藥投之。非惟無益。反害之矣。軒岐論醫。言人身經脈循行之道。血氣交會之理。上下內外。升降出入。原無分於長幼。數千年來。正道無傳。方技蜂起。不知經脈血氣。如何升降。如何出入。原本未明。遂謂大人小兒。當分科異治。治既分。則方科尋究。方書。兒科祕傳歌括。昧昧昏昏。毒流天下。遇病。輒曰點乳勿與。詎知嬰兒之病。輕者什九。重者什一。惟藉名醫。知藏府之原。識陰陽之本。按經投治。以法救之耳。今既絕其乳。復以消散之劑投之。病至輕者。間亦自愈。若氣血有乖。而身熱。脾胃內虛。而生痰者。遇此斷不能愈矣。甚至痰益。生則消益。峻熱愈熾。則涼過投。至死不變。猶謂如是以治。而病不愈。無如何矣。是則可歎也。已夫嬰兒者。猶物之初生萌芽也。腸細胃小。藉有形之乳食。養無形之氣機。毋容絕也。卽曰乳食太過。自有壅滯。須知一週不食。胃亦空矣。一劑消食。滯已行矣。平人飲食入胃。傳化無停。一日數餐。次日皆傳道而出。至飼乳小兒。

則隨食隨消傳化尤速。若絕養胃之乳。復投以戕胃之藥。施于無病之兒。亦病。況已病乎。卽更辯曰。小兒外感風寒。內停乳食。身發寒熱。胸膈氣滿。發散消磨。且不愈。奚可食哉。而孰知其不然也。風寒原非外感。飲食本不內停。但古先聖賢。未經明言。世何以知。蓋人之一身。有三陰五藏之氣。三陽六府之氣。合十二經脈。氣血流。行外則從肌。達表。徧行週身。以稟外侮。內則由藏。至府。氣歸於胃。以消飲食。如曰外感。則實貴之兒。襁之襪之。不出戶庭。何以多感貧賤之兒。受風受寒。不避外邪。何以少感受而不病。則無外感。不受而病。實從內生矣。如曰內停。則無病之時。頻頻食乳。何不停食。既病之後。日日不乳。何以停食。若云初因停食而病。至今未消。試問人之胃府。何如者也。食停於胃。如此不消。則胃之真氣已絕。尙何容醫。蓋在上脘者。名曰宿食。入於胃中。卽便腐化。若上脘不清。則點水必惡。見食如讐。何以抱病之兒。渴欲求飲。見食彘頭。由此觀之。則外感風寒。內停乳食之說。可廢矣。方書詐無爲有。兒醫日殺生靈。罪將奚歸。天歟。其不欲蒼生之環聚歟。乃假其手於兒醫歟。

痘

痘。豈也。形似也。豈爲腎之穀。而痘之根源。亦起於腎。義同也。人之結胎。由父精母血而成。是交感之淫火。爲痘之根原。藏於腎者。人之成形。先有兩腎。猶瓜實果種之兩葉。痘之出也。有循行之脈道。從脈道而出。

爲順。不從脈道而出爲逆。脈道者何。心包絡是也。心包之絡。主血。主脈。徧行週身。其毒從陰出。陽。由下而上。沖擊心包。從心包而走經脈。從經脈而出皮膚。夫沖擊心包。故必先發驚搐。從經脈而出皮膚。故續出而不驟。從心包而走經脈。故化血以成漿。如是痘雖稠密。亦必收功。如不從心包之脈道而出。則隨三焦之氣。以走肌腠。從肌腠而出皮膚。爲逆而險矣。夫心包主脈。脈者陰血也。三焦主氣。氣者陽氣也。隨心包血脈而出。則出之有漸。化血爲膿。順之證也。從三焦氣分而出。則出之無漸。不能化血爲膿。必至肉腫而痘不腫。氣至而血不隨。根窠不斂。界限不分。或扁大空倉。或碎雜紫艷。或陰寒灰白。則爲逆矣。蓋毒走經脈。則三焦和而爲胃外之然。自能進食。如毒走三焦。則三焦病而不能爲胃外之然。自不能進食。故痘出順逆。有一定循行之道。醫者當靜以觀之。不可妄投以藥。若與藥。便當洩腎毒而通經脈。毒盛則先洩之。毒不盛。則導之引之。使從經脈而出。此爲治之之法也。苟不知此。而處方投劑。落方書之窠臼。大攻大涼。非所以治之。適所以害之也。余爲此言。乃一定不易之理。無甚奇也。醫者不知人身經脈氣血之道。陰陽交會之理。見驚悸。則曰心經痘。欬嗽。則曰肺經痘。扁大。則曰脾經痘。紅潤圓綻。則曰肝經痘。灰紫不起。則曰腎經痘。於是攻發虛其肌表。寒涼亂其經脈。常見痘之密而順者。遇兒醫而必重。重則危。危則死矣。未聞痘之逆者。遇兒醫而能收功者也。嘗觀鄉村窮谷之中。醫藥少有。痘之生者常多。省會城市之內。醫藥

最多。痘之死者大半。豈非治而致死之明驗歟。

瘡

瘡。猶錯也。皮膚甲錯之謂也。俗名曰瘡。實係疹也。紅點隱隱。謂之隱疹。疹之根源。乃毫毛之內。皮膚之間。因於寒。致血凝滯。其凝滯之血。散發於皮膚之外。則發而爲疹。蓋人身通體毫毛之氣。肺所主也。毫毛之內。腠理之外。則秉胞中之血。熱肉充膚。淡滲皮毛。肝所主也。皮膚寒而血凝滯。始焉凝滯。繼欲流通。則發熱欬嗽。散而爲疹。疹之發也。有稀少。有稠密。極稀少者。不過數點。以及數十點。極稠密者。則週身頭面。無有空隙。醫者不知其故。見有數點。卽行攻發。若皮膚肌腠之間。果有凝滯。則發熱欬嗽。自當湧出。其不能卽出者。非肌表不和。卽氣虛不振。治之之法。當以紅花歸芎荇柴羌丹之劑。和其肌表。或以桂枝耆朮歸芍苓甘之劑。助其氣虛。若概以蘇麻前杏苓連石膏之劑。投之。其氣虛不出者。此爲虛其原本。本自稀少者。此爲無故受賊。非惟疹不能出。其經脈表裏受虧。致身大熱而喘急。愈熱愈表。愈喘愈發。輕者重者死矣。蓋痘之發也。見有一二點。其勢必出。疹之發也。見有一二點。可出。可不出。若肌表果有凝滯之疹。則身熱欬嗽。其勢自出。若無疹。則止此數點。不能再增。善治者。明乎此理。不行攻發。但調其經絡。和其榮衛。虛者補之。寒者溫之。則熱退身安而愈。無奈蒙昧不明。當疹毒盛行之時。見有數點。卽行攻發。轉攻轉

曰因死吾子得生他人治疹之法可無憾矣。余因附載斯冊。雖不能見信於兒醫。而正道闡明。實有裨於兒科治疹之根源。而爲有子出瘡者。所當致慎也夫。

傷寒

傷寒一名卒病。卒暴也。陰陽不和。卒暴爲病。凡惡寒發熱。頭痛骨疼。嘔吐煩渴。皆傷寒也。因內傷而傷寒者。病之至重者也。內傷傷寒。有性命之虞。治法一以溫補元氣爲主。不效。更當大溫補。毋發散虛其經脈。毋消導耗其中土。毋寒涼損其陽和。雖有外證。必察其內。察內者。探本澄源之大道。舍輕從重之至理也。如是十全其七。若妄加消散。不愈。然後溫補。藥不純正。方不畫一。旋消旋補。條涼條溫。如是十死其七。夫傷寒大病也。而世醫施治之法。無非消散寒涼。病可一二劑而愈者。必至於十數劑。始爲發散。繼則消磨。終則攻下。原本壯實而病在三陽者。其身或不死。身雖不死。而耽延時日。狼狽已極矣。且人以胃氣爲本。若病傷寒。更以胃氣爲先。世醫不明此理。凡遇傷寒。必曰內有食也。夫食爲養命之本。有食何妨。況無病則能食。有病則不能食。無病則嗜食。有病則惡食。惡食而不能食。不可強與。若飢而欲食。便當與之。如必曰不可食也。復投消食寬胸。揆磨攻下之藥。人豈金石哉。夫食入於胃。隨食隨消。若有停滯。自然不甯。卽當嘔吐。仲師傷寒論云。宿食在上脘者。當吐之。由此觀之。則在上脘。是爲宿食。若歸中脘。便腐化傳導。無

宿食矣。病人數日不食，豈復有宿食之理。若胸膈脹滿，按之而痛，非上焦虛寒，卽氣機不轉，當益其氣機。溫其三焦，正氣流行，則胸膈舒暢。粗工不知，亦曰有食。如果有食，何以始病之時，按之不痛。既病之後，數日不食，按之反痛，按之而痛，真氣虛也。奈何妄行消導，以爲積垢內停，欲使便出，屢屢攻下，豈知腸胃內虛，所下者不過溏泄稀糞耳。夫攻下便稀，是腸虛也，而又不知，尤必曰此旁流也。嗟嗟，旁流二字，論中並無，卽有旁流，必燥糞內結，而旁水自流，非登廁便稀之爲旁流也。夫宿食旁流之證，或百中有一，豈可視爲常事哉。世之治傷寒者，惟散惟消，惟清惟洩，不顧其本，但治其末，消散清洩殆盡，見病虛寒，然後調補，執一定不移之死法，治變化無方之傷寒，舍生機活潑之至道，用殺伐刀鋸之慘刑，能不悲哉。故治病必求於本，而傷寒治本之法，難以言傳，識六氣之標本，明經絡之淺深，更合經論而會通之，其庶幾乎。

發熱

寒爲陰，熱爲陽。發熱，陽也。由陰氣不和於陽而發熱也。夫陰氣不和於陽，是爲陰虛。然陰在內，爲陽之守。陰虛則陽無所守，陽無所守，則陽氣亦虛。是發熱有屬陰虛者，有屬陽虛者。陰虛發熱，宜養血滋陰。陽虛發熱，當養氣助陽。人身陰陽和則無熱，陰陽不和則發熱。揆其常理，但當和陰陽，調氣血也。然而熱之發，也有微暴不同。微熱者，熱而和緩。陰血內虛也。暴熱者，熱之燔灼。陽氣亢害也。陰血內虛而熱，當以滋養。

之藥治之。陽氣亢害而熱。宜以溫熱之藥治之。蓋微熱者。有根之熱也。熱暴者。無根之熱也。無根之熱。是爲脫熱。脫熱者。陽氣外脫而熱也。如是之熱。當求其屬以衰之。故曰甘溫除大熱也。凡病而發熱者。什之九。是身雖發熱。必有本證。醫者當視其色。診其脈。察其表裏。揆其虛實。合本證而詳論之。得其要矣。

惡寒

熱陽氣也。寒陰氣也。惡寒者。週身毛竅不得陽氣之衛外。故皮毛嗇嗇然而洒淅也。人週身八萬四千毛竅。太陽衛外之氣也。若病太陽之氣。則通體惡寒。從頭項而至背脊。太陽循行之經也。若病太陽之經。則其背惡寒。惡寒之外。又有身寒。身寒者。著衣重複而身常寒。乃三焦火熱之氣。不能外溫肌肉也。傷寒論云。形冷惡寒者。此三焦傷也。形冷惡寒。卽身寒之謂也。凡傷寒初起。身必發寒。蓋寒乃太陽之本氣也。經云。太陽之上。寒氣主之。是太陽以寒爲本。以熱爲標也。惡寒之外。又有惡風。經云。厥陰之上。風氣主之。人身通體皮毛。太陽之氣所主也。皮毛之內。肌腠之間。則有熱肉充膚之血。厥陰之氣所主也。病太陽之本氣。而皮毛不利。則惡寒。病厥陰之本氣。而肌腠不利。則惡風。風寒難以分別。從皮毛肌腠而有別也。病在皮毛。則皮毛閉拒。而無汗。病在肌腠。則皮毛開發。而有汗。蓋凝斂閉拒。則爲寒。鼓動開發。則爲風。風也。寒也。皆正氣內虛。而淫氣隨生也。有身雖發熱。發熱之中。仍兼惡寒。法當辛溫以治其熱。經云。病未反本。治

當從本此之謂也。

頭痛

頭痛之證有三。一太陽頭痛。一厥陰頭痛。太陽之脈。上額交巔絡腦。而太陽之上。寒氣主之。太陽頭痛。寒痛也。少陽之脈。上抵頭角。而少陽之上。相火主之。少陽頭痛。火痛也。厥陰之脈。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而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厥陰頭痛。風痛也。頭痛雖有寒火風三者之異。尤當觀其微劇。察其陰陽。身有他病。而兼頭痛。痛之微者也。獨患頭痛。具痛欲死。痛之劇者也。凡陰血虛而陽熱盛。則痛微。若陽氣虛而陰寒盛。則痛劇。風火頭痛。有餘則清散之。不足則滋補之。陰寒頭痛。乃陰盛陽虛。所謂陽虛頭痛者。是也。非桂附參耆不能治之。世遇頭痛之證。便謂外受風寒。卽與發散。發散不愈。漸加寒涼。非芎防荆羌。卽芩連梔膏。風火頭痛而遇此。不致喪身。若陽虛頭痛而遇此。必致殞命矣。可不慎哉。

世有三陰無頭痛之說。豈知陽虛頭痛。純屬陰寒。陽幾絕滅。病此者。十無一生。所以然者。一如日不麗天。下沉於海。萬方崩陷也。蓋人與天地相合。天有日。人亦有日。君火之陽。日也。地有四海。人亦有四海。頭爲髓海。胸爲氣海。胃爲穀海。胞中爲血海。在天之日。晝行於天。夜行於海。在人之日。既行於天。亦行於海。自頭項至尾閭。如日之行於天也。自血海至髓海。如日之行於海也。今陽虛頭痛。乃陰寒蔽日。逆於髓海。不

能上巔至項。以行於背。反從陽入陰。以行於腹。是以頭痛不已。則心煩。心煩者。陽光逆於氣海也。心煩不已。則嘔吐。嘔吐者。陽光逆於穀海也。嘔吐不已。則神昏。神昏者。陽光逆於血海也。頭痛至神昏。則入陰之盡。如日沉海底矣。在天則萬方崩陷而大荒。在人則陽光絕滅而身死。不知其源。妄投湯藥。至治之无效。有云肝風入腦者。有云客寒犯腦者。有云真頭動者。其言如是。而散風散寒之藥。終以不免。豈知散之之法。非所以治之。適所以害之。旨哉靈樞四海論云。得順者生。得逆者敗。知調者利。不知調者害。其即日逆於海之頭痛。而醫者倒行逆施。不善治而致死之謂歟。

辨舌

舌者。心之竅。心火也。舌紅。火之正色也。上含微胎。火之蘊蓄也。此爲平人之舌色。若病則君火內虛。胃無穀神。舌色變而胎垢生。今人妄謂胸中有食。則舌上有胎。非理也。若謂胎因食生。則平人一日數餐。何無胎。若謂平人食而卽消。病則停滯胎生。何初病一二日。舌上無胎。至三四日。穀食不入。舌反有胎。則有食有胎之說。可知其訛謬矣。方書辨三十六舌。張大繁言。毫無徵驗。世醫不知此屬僞言。臨病施治。執以爲信。非所以救之。適所以害之矣。夫平人之舌本無胎。微有胎者。不過隱隱微微。淡白淡黃之間耳。惟三焦火熱之氣。爲寒所侵。則舌上白胎而滑。身發熱而穀不入。中上二焦。虛熱相蒸。則舌上粘胎而垢。胎色淡

黃或微黃者。中土虛也。胎色灰褐。或醬板色者。中土寒也。舌上紫色者。虛寒也。深紫色者。大虛大寒也。紫色光亮者。久病火衰。土無生原也。淡白光亮者。久病陰虛。榮血內脫也。胎色黑色者。君火虛衰。水色上乘也。須知舌者。火也。火得其色。乃爲平人之舌。平人五火齊明。如天日光明。陰翳消除。何胎之有。惟傷寒大病。君火不明。致三焦相火。乘於君火之位。則舌色反常。夫相火之乘於君火也。非相火之有餘。乃君火之不足。醫者不知救助。君火之不明。反汨沒相火之上。乘進以寒涼。則君火愈虧。相火并竭。神志散亂。未有不斃。平人胃氣有餘。三焦和暢。君火光明。凡五味入口。無論酸鹹甘苦。皆過而無胎。病則胃氣空虛。三焦失職。君火衰微。若五味入口。遇酸鹹甘苦。則舌上凝滯而胎生矣。人不之信。但觀小兒服藥。舌上藥色凝而不退。大人食酸。舌胎卽黑。此其徵矣。夫黑者。水色也。傷寒胎黑。世有火極似水之說。品方用藥。仍讓清涼。夫火極似水。所謂物極必反也。旣極而反。理應從治。不應對治。對治固宜清涼。從治則宜溫熱矣。奈何認舌皆以虛爲實。以寒爲熱。不能探本澄源。盡是以訛傳訛。雖謂舌色反常。亦有實熱之證。然舌色反常而實熱者。十有二三。此三陽病也。舌色反常而虛寒者。十有七八。此三陰病也。舌色反常。上有紅點。大如芥子。此虛熱舌也。舌色如常。上有紅點。大如芥子。此實熱舌也。舌上胎黑而熱極者。其胎高浮於上。不傷舌之本體。或黑或灰。此犀角。芩。連。石。膏。之證。乃百中之一耳。至大小承氣之證。舌上亦有燥黑者。然必出

言壯厲神氣。雖昏而原本之神凝聚於內。承氣下之而愈。亦百中之一耳。其有散黑而潤。四邊灰紫者。虛寒舌也。又有凝黑而枯。上如鱗甲者。大虛大寒舌也。並宜參朮桂附。大忌寒涼。若胃氣已絕。滿舌如繭板硬而黃。或板硬而黑。如是之舌。百無一生。余之辨舌。不合方書。觀者未必能信。如能不棄余言。則殺人亦差少耳。

欬嗽

語云。諸病易治。欬嗽難醫。夫所以難治者。緣欬嗽根由甚多。不止於肺。今世遇有欬嗽。卽曰肺病。隨用發散消痰清涼潤肺之藥。藥日投而欬日甚。有病之經脈未蒙其治。無病之經脈徒受其殃。至一月不愈。則弱證將成。二月不愈。則弱證已成。延至百日。身命雖未告殂。而此人已歸不治之證矣。嗚呼。本屬可治之病。而壞於凡醫之手。舉世皆然。莫可如何。余因推本而約言之。素問欬論云。五藏六府皆令人欬。非獨肺也。是以欬病初起。有起於腎者。有起於肝者。有起於脾者。有起於心包者。有起於胃者。有起於中上二焦者。有起於肺者。治當察其原。察原之法。在乎審證。若喉癢而欬。是火熱之氣上沖也。火欲發而烟先起。烟氣沖喉。故癢而欬。又有傷風初起。喉中一點作癢。嘔熱飲則少蘇。此寒凝上焦。咽喉不利而欬也。或寒或熱治當和其上焦。其有胸中作癢。癢則爲欬。此中焦津血內虛。或寒或熱而爲欬。法當和其中焦。此喉癢

之欬而屬於上中二焦也。若氣上沖而欬是肝腎虛也。夫心肺居上，肝腎居下，腎爲水藏，合膀胱水府。隨太陽之氣出皮毛以合肺，肺者天也。水天一氣運行不息，今腎藏內虛不能合水府而行皮毛，則腎氣從中土以上沖上沖則欬。此上沖之欬而屬於腎也。又肝藏血而衝任血海之血，肝所主也。其血則熱肉充膚，潛滲皮毛，臥則內歸于肝，今肝藏內虛不合衝任之血出于膚腠，則肝氣從心包以上沖上沖則欬。此上沖之欬而屬於肝也。又有先吐血後欬嗽者，吐血則足厥陰肝藏內傷而手厥陰心包亦虛，致心包之火上剋肺，金心包主血主脈，血脈內虛夜則發熱，日則咳嗽甚，則日夜皆熱，日夜皆欬，此爲虛勞欬嗽。先傷其血後傷其氣，陰陽並竭，血氣皆虧，服滋陰之藥則相宜，服溫補之藥則不宜。如是之欬百無一生，此欬之屬于心包也。又手太陰屬肺，金天也。足太陰屬脾，土地也。在運氣則土生金，在藏府則地天交。今脾土內虛，土不勝水，致痰涎上湧，地氣不升，天氣不降而爲欬。欬必兼喘，此欬之屬於脾也。又胃爲水穀海，氣屬陽明，足陽明主胃，手陽明主大腸，陽明之上燥氣治之，其氣下行，今陽明之氣不從下行，或過于燥而火炎，或失其燥而停飲，欬出黃痰，胃燥熱也。痰飲內積，胃虛寒也。此爲腸胃之欬，欬雖不愈，不卽殞軀，治宜消痰散飲。此欬之屬於胃也。夫痰聚于胃，必從欬出，故欬論云：聚胃鬲肺，使不知欬嗽之原，而但以清肺消痰疎風利氣爲治，適害也已。外有傷風欬嗽，初起便服清散藥，不能取效者，此爲虛傷風也。最忌

寒涼發散。投劑得宜。可以漸愈。又有冬時腎氣不足。水不生木。致肝氣內虛。洞涕不收。鼻竅不利。亦爲虛傷風。亦忌發散。投劑得宜。至春。天和凍解。洞涕始收。鼻竅始利。欬嗽大略。其義如是。得其意而引伸之。其庶幾乎。

欬嗽。俗名曰噎。連欬不已。謂之頓噎。頓噎者。一氣連噎二三十聲。少則十數聲。噎則頭傾胸曲。甚則手足拘攣。痰從口出。涕泣相隨。從膈胸而下。應于少腹。大人患此。如同哮喘。小兒患此。謂之時行頓噎。頓噎不服藥。至一月亦愈。所以然者。周身八萬四千毛竅。太陽膀胱之氣應之。以合于肺。毛竅之內。卽有絡脈之血。胞中血海之血應之。以合于肝。若毛竅受寒。致胞血凝滯。其血不能澹滲于皮毛絡脈之間。氣不煦而血不濡。則患頓噎。至一月。則胞中之血一周環復。故一月可愈。若一月不愈。必至兩月。不與之藥。亦不喪身。若人過愛其子。頻頻服藥。醫者但治其氣。不治其血。但理其肺。不理其肝。頓噎未已。又增他病。或寒涼過多。而嘔吐不食。或攻下過多。而腹滿洩泄。或表散過多。而乳腫喘急。不應死而死者。不可勝計。嬰兒頓噎初起。但當散胞中之寒。和絡脈之血。如香附紅花川芎歸芍之類。可用。其內寒嘔吐者。乾薑吳萸可加。表裏皆虛者。耆朮參苓可用。因病加減。在醫者之神明。苟不知頓噎之原。而妄以前杏蘇苓枳桔抱龍丸輩。清肺化痰。則不可也。

瘧

瘧之不同于傷寒也。瘧爲輕傷寒爲重。瘧在經絡。傷寒在氣化。氣化者隨六氣而化。病有陰陽之傳變也。經絡者。瘧邪隨經絡而沉以內薄。由衛氣應乃作也。應者。衛氣外出。瘧從之而發。衛氣內入。瘧從之而休也。時行傳染之瘧。邪瘧也。邪氣相感。但在皮膚絡脈間。卽不服藥。三日亦愈。其先寒後熱。熱時煩渴。汗出卽休。此三陽瘧也。卽不服藥。六日亦愈。又日發而早。其瘧將愈。日發而晏。其瘧難已。晏者。衛氣虛而循經下入也。瘧有陰陽輕重之不同。瘧爲陽。脾寒爲陰。瘧爲輕。脾寒爲重。時俗一概混稱。醫家一概混治。豈知瘧與脾寒之不同哉。瘧不死人。脾寒能死人。若脾寒病而概以消散寒涼之藥。昧昧以治。斷未有不斃者也。夫病之發也。寒少熱多。六脈均平。能食而神氣如常者。瘧也。寒多熱少。六脈微虛。不能食而煩悶嘔逆。神氣消索者。脾寒也。夏月皮毛開發。經絡外溢。風暑之邪。易傷經絡。故多瘧病。傷絡者瘧之輕者也。傷經者瘧之可輕可重者也。治瘧之方。當調其氣血。和其榮衛。疏其絡。通其經。察寒熱之多少。辨藏府之虛實。而施治之。欲調氣血。和榮衛。如歸芍紅花柴胡桂枝可用也。疏通經絡。如續斷木通秦艽銀花可用也。寒多者。薑桂麩朴以溫之。熱多者。柴芩知葛以清之。實者。橘半枳朴。虛者。蒼朮甘苓。此瘧病通治之法也。若干太陰脾藏。則爲寒瘧。寒瘧。猶脾寒也。少陰心藏。則爲心瘧。心瘧。猶痺瘧也。少陰腎藏。則爲腎瘧。腎瘧。猶

牝瘧也。厥陰肝藏。則爲厥瘧。厥瘧。厥不知人也。此數瘧者。當用參耆朮薑桂附以治之。惟心瘧屬少陰。不宜溫熱。當用參苓歸芍枸杞棗仁遠志龍眼補心養血之法以治之。此五藏三陰瘧。實可生而可死。凡此所以論瘧病之重輕。及治瘧之常法也。而瘧之方起。瘧之變病。治之禁忌。藥之流通。更當悉焉。夏月天暑地炎。無寒風之外感。然而沐浴水寒。暮夜涼風。不能無也。人犯之者。不在皮膚。多傷經脈。人身衛氣夜入于陰。日出于陽。因衛氣之出。而乍然寒熱。卽瘧病也。若昧昧以診。見有寒熱。不曰傷寒。卽曰傷暑。不曰中暑。卽曰內傷外感。夫其言如是。而所用之藥。無非發散消食。及乎寒涼而已。嗟嗟。如是之病。不遭如是之藥。雖然成瘧。七日可愈。今也發散虛其表。消食損其中。寒涼滯其經。而又絕其穀。必至瘧不成。瘧傷寒不成。傷寒汗雖出。而身不涼。至日晡而熱更甚。須知日晡熱甚。原病瘧也。汗出不涼。表裏皆虛也。無力之家。不延醫。不服藥。進以糜粥。揆延時日而愈。有力之家。屢屢更醫。察其根由。醫必曰。虛之極矣。先以人參少許。探而試之。試之相宜。則重用之。然後進以糜粥。亦延揆時日而愈。如是之病。夏月頗多。明者視之。深爲嘆惜。而醫與病家。總不知也。然延揆而愈者。什之八九。其告殂者。豈無一二。言念及此。甯不悲哉。又有炎暑之時。其人卒然厥逆。色蒼蒼如死狀。人必駭曰。此痧發也。放痧出血。以救一時之困。數日之後。轉而爲瘧。詎知厥逆若死。非痧也。乃邪盛于經。經脈一時不能交接。卽瘧之兆端始發也。徒刺其血。後必病瘧。

瘡亦不輕。然此瘡乃發于經脈之陽者。更有一時暴厥。厥不知人。刺之無血。牙關緊急。醫見之。不曰急痧。卽曰中風入藏。刺指無血。則用鋒針刺曲池委中。以出其血。牙關不開。則以銅筋撬齒。灌礬水而探吐。時餘始甦。精神委頓。六脈微虛。一日稍平。次日復厥。厥而無熱。微微有汗。此瘡從陰出。不得陽熱之化。乃厥瘡也。余于夏日曾治一二。其後亦愈。若既甦之後。投劑不宜。亦不能生。此瘡之方起爲然也。若瘡之變病。總由攻消太過。三焦內虛。或脹滿。或浮腫。或泄瀉。或咳嗽。病雖有變。更當溫其中土。助其三焦。若脹滿者。消之。浮腫者。散之。泄瀉者。通之。咳嗽者。清之。一時暫鬆。不能全愈。就延時日。斷未有不斃者也。治瘡禁忌。一發散。二消食。三寒涼。前已言之矣。至藥之流通。今人治瘡。不用常山。以常山爲截瘡藥。截之早。其後必變。臙脹。不觀仲師治瘡。每用蜀漆。蜀漆常山苗也。苗不可得。而用其根。亦何害焉。況常山乃從陰出陽之藥。若三陰瘡。脾寒病。不使從陰出陽。何能卽愈。旣愈矣。又何臙脹之有。又瘡病虛寒。久用參朮薑桂。總不能愈者。參朮薑桂之內。須加常山。更須加穿山甲。使經絡疏通。瘡邪外出。未有不愈者也。又陽熱之瘡。鼈甲可以攻散。心腎之熱瘡。菖蒲黑豆可以交通。邪入郭檳榔草果可以洩之。邪入膀胱。車前滑石可以利之。若瘡後發欬。乃初因瘡病。地氣不交于肺。今瘡止病去。則地氣上升。脾肺始交。故欬。苟不助脾氣之上升。而反用泄肺之藥。以下洩其欬。斷不能除。轉爲瘡怯。至五年而必死。嗟。醫之爲道。至精至微。粗工

兇兇。方技自逞。收一時之小效。至後死而弗計。哀哉。

暑

經云。在天爲熱。在地爲火。暑者。熱火之氣也。天有此熱火之氣。人亦有此熱火之氣。無分四時。寒暑。凡病三陽。而見熱火之證。皆可言暑。是寒也。暑也。卽陰陽之氣也。今人不明人身運氣之理。遇炎天酷暑之病。不曰傷暑。卽曰中暑。香薷石膏竹葉茶連。概投混施。其殺人不知幾許矣。夏月之時。世人盡知有暑。用寒涼之藥。人皆曰宜也。服之不愈。則更服之。更服不愈。則頻服之。雖至于死。亦無怨言。若遇明者。洞鑒其源。投以溫藥。人皆曰不宜也。服之不效。必不再服。其心皇皇曰。此暑病也。可服熱藥乎。清涼之藥。恣意投之。厥身已斃。仍咎熱藥之非。則夏月寒涼殺人。所必不能免者。夫不能免而欲求其免。其在芻言之可聽乎。蓋暑者。四時之一氣也。暑何害于人哉。如暑而必傷人也。則長夏之時。盡人當病。何以烈日中。奔走勞形者不病。而避暑于高堂大厦者。反病耶。須知人病。皆其自取。吾身五運安和。六氣均平。雖日在暑中。而不病。若五運有虧。六氣不振。陰虛則陽盛。而熱證生。陽虛則陰盛。而寒證起。寒病暑病。隨人身陰陽之氣。而化生者也。如寒邪傷陽。而化病。寒亦爲熱。暑邪傷陰。而化病。暑亦爲寒。苟不以人身氣化之寒暑爲憑。而以天氣之寒暑爲定。眞殺人不用刃矣。且夏月之時。人身上熱下寒。一如天氣。雖暑。地下則寒。不觀井中。

水冷之極乎。人身丹田之氣。地下之水。亦若是也。凡治病者。必顧其本。惟夏月之病。當溫補者。什之七八。宜涼瀉者。什之二三。凡人腎氣有餘。形體不勞。但感風暑。化爲熱病。則香薷白虎。一劑而痊。西瓜涼水。服之而愈。醫見其痊。愈也。遇暑邪入藏之證。亦以此藥治之。則一劑而殞者。比比矣。酷暑炎。朝病夕死。人謂疫氣流行而死者。皆因暑邪入藏病也。其病五六日而死者。亦因陽氣盡泄于外。穀氣不入。腎氣有虧。真氣內脫而死也。如是之病。惟參耆桂附。可以療之。療之而盡人皆愈也。人或信之。療之而間有一二不及療者。人必疑之。而非之矣。余嘗思子產論政云。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今人畏熱藥而喜寒涼。又何怪乎其多死哉。戒人當暑月中。須知兼雜虛寒之證。不可恣意涼散。然言之未免太過。讀者當識其大旨。勿以辭害意可耳。

痢

痢。瀉也。大便通利。常也。痢者。乃裏急欲利。復後重而不利。後重。卽後墜。痢之發也。身作寒熱。嘔吐煩悶。水漿不入。腹痛下痢。或赤或白。或赤白相兼。裏急後重。晝夜數十餘次。此痢之重者也。治得其法。雖重可愈。初起時。若有風寒表證。于治痢藥中。當加發散。若不發散。徑治其痢。必亂其經脈。逆其氣機。病轉劇矣。外邪既去。但治其痢。更分寒熱虛實。顧本顧標。如但以通利之法治之。先通後補。不若標本兼治。補瀉並行之爲得也。若下痢純紅。身熱不退。水穀不入。是爲死證。經云。腸澼下血。身熱則死。謂餘血下洩。腸熱外浮。

陰陽離脫也。若痢後下血水。其身發熱。亦爲死證。痢後則腸垢已竭。下血水。乃從陽入陰。胞中併傷。世有下屋漏水之說。則血水其漸也。若色如魚腦。此熱毒入腸。當清熱和血也。色如醬褐。乃下焦虛寒。亦非善證。當溫經散寒。如白沫。凍汁。則爲寒積。世醫有赤屬火白屬寒之說。於理亦似。但赤色而中土虛胃氣弱者。當用溫藥。以從治。不宜涼藥。以對治也。凡痢初起。作嘔無害。若日久脾虛。三焦寒而嘔者。亦將危矣。又凡下痢必痛。痛者可治。謂有積也。不痛者。是爲腎泄。難治。一起便宜溫補。不宜行瀉。若行瀉于前。溫補于後。亦難生矣。凡痢屬三陽。精神不憊。而能食者。當分新久。或瀉或補。或瀉補兼施。若身體疲倦。不能飲食。而屬三陰者。止宜溫補。不宜通利。亦有下痢無積。日夜十餘次。解時微痛。是名脾瀉。又名洞泄。亦宜溫補。不宜通利。有脾家實。而腐穢當下者。乃新病爲然。必非久也。有夏秋虛寒。下痢。治得其法。至冬稍痊。明春方愈者。有夏秋實熱。下痢。治不得宜。乍輕乍重。至明春方死者。有痢疾初起。點滴艱澀。裏急後重。甚苦。確大黃通利者。所謂通則不痛也。痢之輕者。名曰積。飲食失宜。寒積下焦也。一時腹痛。雷鳴暴注。名曰水瀉。水穀不分。從小腸而下注也。凡下痢有糞者。輕。無糞者。重。蓋糞從腸中出。積從腸外出。腸中出者。出之易。腸外出者。出必難。故後重而痛也。

喘者氣短而促。吸不歸根。呼吸之氣不應皮毛之開闔也。有實喘。有虛喘。有半虛半實喘。實者風寒之邪傷其毛腠。致肌表不和。皮毛也。主表。腠理也。主肌。經云。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是三焦應肝血之腠理。以主肌。膀胱應肺氣之皮毛。以主表。若寒邪凝斂于皮毛。皮毛之氣不通于腠理。則喘。風邪中傷于腠理。腠理之氣不通于皮毛。亦喘。然此喘也。必病之初起。微微氣急。或無汗惡寒。或有汗惡風。斯時和其肌表。散其風寒。喘自平矣。半虛半實者。手足太陰之氣不相交合也。手太陰肺金。天也。足太陰脾土。地也。地氣上升。則天氣下降。或寒逆于肺。而肺金寒。或濕滯于脾。而脾土濕。則脾氣不升。肺氣不降。痰涎在中。上下不交。而爲喘。然此喘也。必兼欬也。夫脾肺不交。則爲虛。寒濕內凝。則爲實。虛實相半。則補瀉並施。虛多實少。則補多瀉少。實多虛少。則瀉多補少。寒涼之藥。在所禁也。傷寒論中。有麻黃杏子石膏湯。葛根黃連黃芩湯。以治喘。乃病太陽之標。陽而毛腠不通。陽熱過盛。病在氣化。不在經脈也。又有冷風哮喘。乃胃積寒痰。三焦火熱之氣。然之不力。火虛土弱。土弱金虛。致中有痰而上欬喘。此緩病也。亦痼疾也。久久不愈。致脾腎并傷。胃無穀神。則死矣。至虛喘者。水天之氣不相交接也。肺天也。腎水也。天體不連地。而連水。經云。其本在腎。其末在肺。以明水天一氣。若天水違行。則肺腎不交。而喘。治不得宜。將離脫矣。當用參苓耆朮以補肺。辛味桂附以補腎。肺腎相交。則喘平而能臥。若上下不交。晝夜不臥。喘無甯刻。則太陽標

本之氣亦幾乎息矣。蓋太陽以寒爲本。以熱爲標。寒本。膀胱之水也。氣根于腎。熱標。皮毛之陽也。氣合于肺。此肺腎不交。而太陽標本之氣。將以孤危。前藥所以必需也。若外道之藥。消削于前。其後亦無濟矣。余曾以前方治半月之虛喘。一劑而安。舉家欣喜。卽以告余。問前方可再服否。余曰。姑俟明日。病家曰。何也。余曰。安臥者。肺氣下交子時。一陽初生。腎氣上行。方爲交合。恐憊極而腎氣之不升也。至寅時。果死矣。經云。升降息。則氣立孤危。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其卽肺腎不交。太陽氣絕之喘病爲然乎。

呃

世有呃證。而經論有噦無呃。甯後世言呃。而古時言噦。耶。詩云。鸞聲噦噦。謂聲有節奏也。人之發呃。勻勻而來。亦有節奏。故經論之噦。有作呃解。呃之微者。名曰噦。呃有逆呃。有虛呃。有敗呃。逆呃者。膈中有寒。胃氣從胸上膈。膈寒。其氣停止。止而復出。則呃也。此膈寒氣逆而呃。呃之至輕者。辛散溫行。數劑可愈。若病傷寒。而三焦不和。胃中留滯。上焦不能如霧之灑。中焦不能如漚之腐化。下焦不能如瀆之濟。泌。則上腕中腕下腕之胃氣。亦因以不和。三焦者。胃外之然也。今三焦火熱之氣。內不和于胃。外不達于肌。蘊熱上沖。發爲逆呃。斯時熱者清之。寒者溫之。正虛邪實者。補而導之。不虛但實者。泄而通之。平胃瀉心。皆可。用也。張潔古治逆呃。有丁香。辛香煖胃。柿蒂。苦澀清涼。是三焦鬱滯之呃。相宜而虛呃。敗呃。不相宜也。虛

呃者。人病傷寒。絕其穀氣。中胃空虛。復加寒涼消導。中胃既虛。而三焦火熱之氣。亦失其職。陽明胃土。不能合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寒氣凝滯。正氣內虛。則呃矣。參朮桂附。可以治之。然必能食。則可治。不能食。則不可治矣。又有泄瀉下痢。下焦虛寒。穀入少。而中上二焦亦虛而寒。以致呃者。亦爲虛呃。敗呃者。病起于陰。腎藏先虛。不救其虛。反以實治。致胃府亦虛。于是戊癸不合。火無生原。發而爲呃。是爲敗呃。百無一生。雖有參附。亦徒然耳。然虛呃不愈。則轉爲敗呃。醫者又不可不知也。

噫

噫非病也。然而噫所由來。當知之也。人身經脈十二。始于肺之寅。終于肝之丑。而肝復交于肺。如十二時之相繼無已也。夫肺金也。肝木也。肝脈循喉嚨。入頰頰。究于畜門。從畜門而上。循頰以下。頰。若頰頰不利。不能上循。但從畜門出鼻。則爲噫。夫鼻爲肺竅。而畜門爲肝穴。噫之有聲。如撞鐘然。猶以木擊金也。平人之噫。間或有之。乃畜門之氣。一時滯而不上。下出于鼻。則噫也。又紙撚搖鼻。則畜門頰頰。爲物所引而下。脈本欲上。今引之而下。引下則噫。又肺主皮毛。肝主肌腠。風邪陡襲皮毛。則皮毛之氣。不通于肌腠。肌腠之氣。欲出于皮毛。滯而不和。則噫。又肝脈內虛。不能循脈而上。但留于頰頰。畜門間。則頰頰而噫。醫不知之。以爲肺病。豈知實肝病也。又時病將痊。則噫。時病邪從外至。由皮毛而入肌腠。皮腠有病。則經脈不

通于皮膚。噓則流通而環轉也。又大人小兒卒患厥證。病在厥陰。陰極而陽不生。一時厥逆。藉藥得甦。氣脈流通則噓。此從陰出陽。逆而復順也。方書治中風不知人者。用紙撚或末藥搐鼻。而曰有噓則生。無噓卽死。吾不之解。意者有噓則經脈可通。無噓則經脈斷絕之謂與。

脹

脹。氣機不利也。胸上不寬。謂之胸痹。有脈不橫通而脹者。有濁氣在上而脹者。脈不橫通宜木通茜草麥冬。括萁貝母之屬以治之。此開胸痹法也。濁氣在上宜柴胡。廣皮。木香。桔梗。半夏之屬以治之。此升降濁法也。胸之下。胃之上。脹者。乃胃絡與心包絡不通也。宜鬱金。紅花。續斷。丹皮。枳實之屬以治之。此調和氣血法也。膈之下。腹之上。脹者。乃胃土不和。中焦腐化有愆。胃有停滯。土氣不達而然也。虛則補之。實則消之。熱則清之。寒則溫之。審其寒熱虛實而治之。乃通調轉運法也。胃之下。臍之上。脹者。乃脾土失職。地氣不升而然也。夫胃土屬陽明。可清可消。脾土屬太陰。如坤之地。發生萬物者也。地氣上升。然後天氣下降。若地氣不升。則天氣不降。天地否塞。則萬物不生。治之之法。當壯火氣以生土。助脾氣以交肺。若謂脹無補法。但以清涼消尅之藥行之。或見效于一時。或不見效于一時。而地氣終不上升。則天氣何能下降。無論效與不效。終必死也。若小腹脹者。乃膀胱水氣不能合太陽而通于皮毛也。或通其水道。或開

其毛腠。若脹而兼腫。小便不利者。行其水。脹而不腫。小便如常者。解其肌。凡脹在上者欲其下。而更有橫通之法。脹在下者欲其上。而兼有溫散之法。所謂藏寒生滿病也。若貼臍。左右上下。脹者。脹必兼痛。蓋衝任當臍。合于氣衝之動脈。衝脈逆而不舒。故或脹或痛。當以紅花歸芎柴胡桂枝解肌和血之法以治之。若季脇兩旁。兼少腹脹痛者。乃厥陰之氣。內不交于少陰。外不合于少陽。當以調和內外交通陰陽之法以治之。所列藥味。不過陳其大概。或減或加。神而明之可也。

脹未必盡腫。而腫未有不脹者也。人身外爲陽。內爲陰。通體皮毛。太陽陽熱之氣也。陽熱之氣。轉爲陰寒。則太陽標陽。不合少陰之本熱。而少陰標陰。反合太陽之本寒。致太陽皮毛之氣。不內通于少陰之骨髓。水氣乘之。則爲水腫。寒氣乘之。則爲寒腫。風氣乘之。則爲熱腫。若內藏無虧。而蘊釀成熱。則散之清之。行之攻之。亦有愈者。若內藏空虛。腎精竭乏。不得其治。則有性命之虞。又腫而喘。危之兆也。治得其宜。可以苟延。治失其宜。卽便死矣。吾見世之腫而死者。十有八九。而五子五皮方治之。生者十無一二。醫者能知太陽之標陽本寒。而主皮毛少陰之標陰本熱。而主骨髓。太陽之本。合少陰之標。少陰之本。合太陽之標。從無形之氣化而旋轉。以施治。不從有形之邪水而攻下。以爲功。庶乎其可耳。

蠱

易曰。蠱壞極而有事也。人病蠱者。脾土敗壞。身不卽死。復有事也。事猶病也。腹脹而硬。紫筋浮露。臍平如鼓。外勁內空。毋論能食不能食。總百無一生。若但浮大而軟。則將成未成。是爲脹滿。猶可治也。夫心肺之病。其死也速。脾土之病。其死也遲。人見其遲也。而妄施湯藥以治之。治之小愈。非真愈也。苟延時日而已。善治者。于始萌之日。從其本原而治之。不使敗壞成蠱。醫之功也。若已成而復藥之。總無濟矣。世有蠱證。余無治法。姑列其目。以俟能者。

隔

隔。猶阻也。阻隔不通。不能納穀。此三焦失職之病也。上焦出胃上口。主納。中焦並胃中。主腐化。下焦別迴腸。主濟泌。平人食穀。從上脘而直入中脘。上脘中脘。卽上焦中焦。直入中脘。便腐化矣。經云。上焦如霧。中焦如瀉。下焦如瀆。爲胃外釜底之然。若中上二焦。火氣衰微。上焦不能如霧之灌溉。中焦不能如瀉之腐化。便不能消穀。穀入反出矣。患此病者。百無一生。但有中上中下之分。速死遲死之異。中上者。上焦中焦不和也。中下者。下焦中焦不和也。中下不和其死遲。中上不和其死速。然治得其宜。速者可遲。治失其宜。遲者亦速矣。初患此病。醫者每用辛香行氣之藥。謂能寬胸以開胃。詎知不能食者。真氣虛也。真氣既虛。豈可復行辛散。以耗其氣乎。既耗其氣。元本不甚虛者。猶可苟延。其元本虛者。數月之闕。身命便不保矣。

又初患此病。醫者有用養血滋陰之藥。謂開關門而使之下。可以不吐。若係中下二焦。不相通貫。穀入中脘。下焦不相順接。腐化有愆。仍從中脘而上逆。逆則吐。此滋潤下行之藥。投之亦效。愈而復發。復投此藥。便不效矣。初因下焦不得順接。可以滋潤下行。久則陰盛陽虛。下焦生陽之氣不能環復於上。下而不上。則不效矣。不效必至身命不保矣。其中上二焦。火氣衰微。初起。或便用參耆朮薑桂附等藥。服之亦覺有效。藥雖效。而病不除。其後必疑溫補之非。轉服他藥。終歸不治。天下豈有不食穀之人哉。經云。得穀者昌。失穀者亡。善夫。

吐血

人之一生。氣充於外。血附於內。陰陽和平。榮衛通調。何吐血之有。惟大怒大勞。或過思過慮。傷其經絡。逆其氣機。致陰陽血氣失其循行之常度。則血外溢。而有吐血之病矣。血雖同。而血之根由不同。有胞中血。海之血。有心包脾絡之血。夫包中爲血海。其血熱肉充。膚澹滲皮毛。若大怒大勞。氣虛一時不能攝血。致胞中之血不充於膚腠。反從氣衝而上。湧於胃脘。吐此血者。其血必多。治之之法。當調其榮衛。和其三焦。使三焦之氣。和於榮衛。榮衛之氣。下合胞中。氣歸血附。卽引血歸經之法也。若不按經調治。祇期速效。妄稱火盛血淫。驟用清涼瀉火以止血。不但血不能卽止。必增欬嗽之病矣。夫吐血自有止期。虛癆欬嗽。必

至喪身而後已。其心包之血。內包心。外通脈。下合肝。合肝者。肝與心包。皆爲厥陰。同一氣也。若房勞過度。思慮傷神。則吐心包之血。吐此血者。十無一生。惟藥不妄投。大補心腎。重服人參。可十全二。其有身體不勞。內無所損。卒然哈血數口。或紫或紅。一哈便出。此爲脾絡之血。脾之大絡。絡於周身。絡脈不與經脈和諧。則有此血。下不傷陰。內不傷經。此至輕至淺之血。不藥亦愈。若不分輕重。概以吐血之法治之。致絡脈寒凝。變生他病。醫之過也。又五藏有血。六府無血。吐心藏之血者。一二口。卽死。吐肺藏之血者。形如血絲。吐腎藏之血者。形如赤豆。五七日間。必死。若吐肝藏之血。有生有死。貴乎病者能自養。醫者善調治。爾脾藏之血。若羅絡。卽前哈血是也。凡吐血多者。乃胞中血海之血。醫者學不明經。指稱胃家之血。夫胃爲倉廩之官。受盛水穀。並未育血。謂血從胃出。則可。若謂胃中有血。則不可也。

衄血

血從鼻出。謂之衄。衄之出也。由陽明經脈之氣。不循胃絡而橫通週遍。致悍熱之氣。傷其榮血。遂迫血妄行。而爲衄。若傷寒陽熱過盛。絡脈寒凝。榮衛不調。身發熱者。得衄。則陰陽和而熱氣平。其病可愈。故俗稱鼻衄爲紅汗也。其有不病傷寒。時出衄者。乃陽明熱氣有餘。不循經下行。反上逆而傷其絡脈之所致也。衄出。則陽明亢熱之氣亦平。故不藥亦愈。此衄之至輕者也。又有陽明經脈虛寒。其人秉質素弱。內則耗

其精血外則勞其形體。衄大出不止。用涼血滋陰藥。其衄反甚者。乃陽明陽氣失職。必用人參附子補氣以攝血。助陽以救陰。其血方止。此衄之至重者也。欲辨衄之重輕。須察衄之冷熱。衄出覺熱者。乃陽明脈之血。輕者也。治宜涼血滋陰。衄出覺冷者。乃陽明經脈之血。重者也。治當溫經助陽。夫衄血之病。雖屬平常。若出而不止。陰陽離脫。亦有死者。臨病施治。常須識此。不可忽也。

便血

便血。俗名腸紅。血從大便出也。或在糞前。或在糞後。但糞從腸內出。血從腸外出。腸外出者。從肛門之宗眼出也。此胞中血海之血。不從衝脈而上行外達。反滲漏于下。用力大便。血隨出矣。此病初起。人多不覺。及至覺時。而身體如常。亦玩忽不治。卽或治之。無非涼血清火。暫止復發。數年之後。身體疲倦。恣投藥餌。總不除根。遂成終身之痼疾矣。痼疾雖成。不致殞命。其治法總宜溫補。不宜涼瀉。溫煖則血循經脈。補益則氣能統血。初便血時。治得其宜。亦可全愈。若因循時日。久則不能愈矣。

心腹痛

心腹痛者。上心下腹。相引而痛。痛之名雖同。而所痛之部不同。如堪輿移步換形。其中不可不條分縷晰者也。心爲君主而藏神。不可以痛。今云心痛。乃心包之絡。不能旁通于脈。則痛也。心脈之上。則爲胸膈。兩

乳之間。則爲膺胸。胸膈痛。乃上焦失職。不能如霧露之溉。則胸痹而痛。薤白。葶仁。茵草。貝母。豆蔻之藥。可開胸痹以止痛。膺胸痛者。乃肝血內虛。氣不充于期門。致衝任之血。不能從膺胸而散。則痛。當歸。白芍。紅花。銀花。續斷。木通之藥。可和氣血而止痛。有中脘作痛。手不可近者。夫手不可近。乃內外不和。外則寒氣凝于皮毛。內則垢濁停于中脘。當審其體之虛實。以施治。莫若以燈草。火當痛處。燻十餘點。則寒結去而內外通。便不痛矣。有中脘之下。當陽明胃土之間。時痛時止者。乃中土虛而胃氣不和。若行氣消洩之劑。服之過多。便宜溫補。但以手重按之。則痛稍平。此中土內虛。而且寒之明驗也。其乳下兩旁。胸骨盡處痛者。乃上下陰陽不和。少陽樞轉不利也。傷寒病中。每多此痛。當助其樞轉。和其氣血。上下通調。則愈矣。其大腹痛者。乃太陰脾土之部。痛在內而緩。坤土虛寒也。痛兼內外而急。脾絡不通也。蓋脾之大絡。名曰大包。從經隧而外出于絡脈。今脾絡滯而不行。則內外皆痛。太陽篇云。傷寒陽脈濇。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先與小建中湯。不差者。與小柴胡湯。此先補益於內。而後樞轉於外也。其有膺旁左右痛者。乃衝脈病也。衝脈當膺左右。若爲寒氣所凝。其衝脈之血。不能上行外達。則當膺左右而痛。當用血分之藥。使胸中之血。通肌達表。若用氣藥。無裨也。又有膺下痛者。乃少陰水藏。太陽水府。不得陽熱之氣。以施化。致陰寒凝結而痛。少陰水藏虛寒。當用桂附以溫之。太陽膀胱水府虛寒。亦當用桂附以溫之。蓋太陽少陰相爲

表裏互爲中見者也。又小腹兩旁謂之少腹。少腹痛者乃厥陰肝藏之部。又爲胞中之血海。蓋膀胱之水主於少陰。而胞中之血主於厥陰也。痛者厥陰肝氣不合胞中之血而上行也。肝藏不虛者當疏通。以使之上。肝藏虛者當補益。以助其上。蓋厥陰不從標本。從中見少陽之氣。使厥陰上合乎少陽。則不痛矣。其兩旁季脇痛者。肝氣虛也。兩脇之上痛者。少陽之氣不和也。所痛之部有氣血陰陽之不同。若概以行氣消導爲治。漫云通則不痛。夫通則不痛。理也。但通之之法。各有不同。調氣以和血。調血以和氣。通也。下逆者使之上行。中結者使之旁達。亦通也。虛者助之使通。寒者溫之使通。無非通之之法也。若必以下洩爲通。則妄矣。

中風

方書俱以中風弁首。謂風爲百病之長。善行數變。其中方治最多。有真中風類中風之區別。而孰知其不然也。風者厥陰之本氣也。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藏爲肝。人身肝血內虛。木不條達。外不充於經絡。內不榮於藏府。則血虛生風。而有中絡中經中府中藏之不同。實皆中風病也。仲師金匱論中風歷節篇云。風之爲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卽重不勝。此言風中於絡。或中於經。傷有形之經絡。而爲病中之淺病之輕者也。若中風歷節。則傷腎主之骨。肝主之筋。疼痛如掣。此言風傷有

形之筋骨而爲病中之深病之重者也。雖有淺深輕重之不同。皆不死也。又云邪入於府。卽不識人邪入於藏。舌卽難言。口吐涎。此不傷有形之筋骨而傷無形之真氣。中府中藏皆必死矣。但中藏者立死。雖延三五日。猶立死也。中府者。府與藏表裏雌雄相應。或半月。或一月。府氣不外通於經。而內逆於藏。亦死矣。經云。連藏則死。連經則生。不入藏而連經者。所用之藥。總宜強筋壯骨。補血補氣。如耆朮熟地歸芍參苓附桂等。而祛風消散。清涼豁痰。在所禁也。

胎產

胎產乃婦人生育之常。非病也。其半產漏下。則爲病矣。半產者。未滿十月而產。俗云小產是也。漏下者。血不養胎。離經下漏也。未滿三月而漏者。胎必不保。以胎未成形。其凝結之血。卽胎也。血行。恐胎亦不成矣。至四五月而漏者。其胎已成。大補氣血。不漏則安。至於生產之後。不過氣血兩虛。謹慎調養。必無他患。或三四日之間。其身發熱。稍有微寒。總因氣血暴虛。陰陽不和之故。服藥祇宜補氣調血。陰陽和而寒熱可愈。丹溪云。產後須大補氣血。雖有雜證。以未治之。誠哉斯言。若延醫診治。見其身熱。復有微寒。必曰此外感也。投以散寒清熱之藥。不惟不愈。變證日加。證屢出。則治屢更。至身體憊極。然後重用人參。與其補於旣變之後。曷若無損於未變之先。且有力服參者。大半猶可挽回。若無力服參。不可保矣。至產後惡露。或

多或少。或有或無。當聽其自然。不可破氣行痰。有生產惡露無一點者。其身無病。亦無害也。又產後腹痛。多屬經脈不和。中土虛寒。但當調其經脈。溫其中土。破氣行痰。亦所禁也。我故曰。生產原非疾病。服藥總宜溫補。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不若不藥之爲得矣。其婦人妊娠。婦人產後。婦人雜病。已悉仲師金匱論中參究可也。

用藥大略

余初事醫。亦閱方書。未讀本經。祇知某藥性寒。某藥性熱。某藥豁痰。某藥行氣。某藥燥濕。某藥健脾。某藥破血。某藥補血。遇病用藥。如是而已。及藥不應手。嗜古而靈。始知五運六氣之理。天地有五運六氣。人身亦有五運六氣。而百卉草木。亦莫非五運六氣。五運五行也。六氣亦五行也。天地開闢。草木始生。農皇仰觀俯察。而百卉草木。有五方之出處。五時之生成。其中更有五色五臭五味。而合於人之五藏六府。天地人物。一以貫之。著爲藥性。知藥之性。則用之無窮。取之有本。後人不知其性。但言其用。是爲逐末亡本。如云犀角解心熱。羚羊清肺肝。過心熱之證。宜用犀角。肺肝之證。當用羚羊。使用之而毫不見功。將如之何。必知犀角之性如何。所以清心熱者何故。羚羊之性何如。所以清肺肝者何故。知其所以然之故。則取之左右逢其源。不知其故而硬用之。是欲金之鳴而撞其木也。雖撞不鳴。不鳴愈撞。愈撞愈不鳴。卽至折手。

不見成功。何益哉。藥性必分藏府經脈。升降出入。或行皮毛。或解肌腠。或通經脈。或起水土之氣上行。或助金木之氣轉輸。或秉鎮墜之質下降。以藥性之運氣。合人身之運氣而用之。斯爲有本。茲未能悉底詳。明姑以日逐所用數十品言之。人參補五藏之真元。五藏真元有一藏不足者。卽用之。若水火不交。心腎之真元不足也。天地不交。脾肺之真元否塞也。氣血不和。陰陽之真元不濟也。急用之。猶恐無裨矣。凡飲食不進。胃口不開者。必用人參。蓋五藏六府之氣。俱至於胃。猶江漢朝宗於海也。有一藏一府之氣不至於胃。其人必不能食。雖食亦勉強不多。別藥補止一藏一府。獨人參備天地人三才之氣。能補五藏六府之元。神故必用之。其餘之用。不可勝說。若欲盡說。罄竹難書。吾悟可耳。黃耆助三焦之氣。從經脈以達肌腠。若三焦內虛。不能從經脈而達肌腠者。必用之。白朮補脾土。脾土虛者必用之。類之山藥石斛米仁乾薑炙甘草。皆脾土藥也。其餘尙有運脾消導之藥。不可勝紀矣。五味子杜仲補骨脂巴戟天熟地黃。皆補腎藥也。陽氣立而陰精不足。凡此可補然。緩著也。若腎精竭而陽無所附。又宜桂附以補陽。凡藥互通者。轉氣機。如升麻木通烏藥防己通草。皆屬空通。藤蔓者走經脈。如銀花乾葛風藤續斷桑寄生。皆屬藤蔓。至不必藤蔓而入血分之藥。亦走經脈。如紅花當歸丹皮秦艽白芍之類。胸隔不和。在兩乳之上。則川貝母桔梗茜草麥冬木通薏仁。主開胸痹。凡胃絡與心包絡。不通貫。致不能橫行。旁達者。此藥亦主之心。

氣不交於腎則桂枝茯苓棗仁枸杞可使心氣歸伏於下肝氣有餘而內逆則用元胡青皮五靈脂香附白葵藜之類以疎肝凡藥有刺而屬金者皆主伐肝蓋金能制風金能平木制風平木即所以伐肝也肝氣不足而內虛則用山萸肉五味子熟地黃當歸白芍木瓜之類以補肝又水能生木補腎即補肝所謂虛則補其母也五藏調和大府無恙或三焦火氣有餘陽明燥氣上熾少陽相火妄動則芩連梔柏凡瀉火清涼皆可用也若藏府內虛而燥火上炎者又當和其藏府或補瀉兼施不可專行涼瀉矣肺爲五藏之長受朝百脈不宜有病其欬嗽之證雖關於肺而病根在於別藏別府藏之氣不循經順行各上逆於肺而爲欬也若欬果在於肺久久便爲不治之證而肺經之藥通變無窮不可執一如杏仁桔梗桑皮白芥子麻黃紫蘇葶藶子皆瀉肺藥也百合款冬貝母人參五味子皆補肺藥也而補肺之藥亦所以補肺蓋足太陰屬脾土手太陰屬肺金土能生金故補脾即所以補肺也凡發散毛竅解肌出汗之藥皆所以瀉肺蓋肺主皮毛金能生水實則瀉其子故皮毛汗出所以瀉肺也其病在骨當用腎藏之藥桂附可用其病在筋當用肝藏之藥歸芍可用及前補肝之藥皆可用也病在肌肉當用補脾助土之藥病在經脈當用心包絡之藥病在皮毛當用肺經之藥其藥已載于前意會而神明之可也又痘證用藥方書俱有成法余獨體痘根所發之原而神解以治痘毒起于腎此毒一發合相火而上行故痘爲水毒因火始

發見點一二則知外有熱而內發痘。經云榮主血衛主氣主血者合心主之包絡也。主氣者合三焦之肌膚也。如三焦氣虛見點一二火毒內熾一起便見狂煩不順則用大承氣湯乃釜底抽薪之治。如錢氏百祥丸亦釜底抽薪之法也。若無此證但觀其痘所循之路必令三焦之氣內合心包心包主血主脈見點不必發表第一要用經脈之藥使三焦之氣先合榮血而走心包如紅花續斷秦艽茜草當歸川芎生地銀花之類出之有漸顏色潤澤便當和其三焦調其中胃四五日痘根微有水色即宜助三焦而補氣血銀花歸芍茯苓黃耆人參甘草桑蟲如是而已此外之治皆不讀經脈不知自然之理而妄行施治者也此其大略也。

辨藥大略

藥品浩繁不下千百餘種其尋常日用者不過百十種而百十種之中藥有真偽好惡用有宜與不宜皆當明辨而詳悉者也如赤芍藥銀柴胡赤小豆龍骨巨勝子半夏麩皆偽藥也本草崇原俱已辨明但未梓行茲且言之芍藥花開赤白赤花者爲赤芍白花者爲白芍總屬一種豈有二耶今兒科外科多用赤芍謬矣又以白芍爲酸斂之藥豈知本經主治邪氣腹痛除血痹破堅積寒熱疝瘕氣味苦平性功如是酸斂耶試將芍藥咀嚼酸味何在可以正其誤矣柴胡有硬軟二種硬者爲大柴胡軟者爲小柴胡然

必出于銀州者爲勝。故有銀柴胡之名。非大小柴胡之外。復有銀柴胡也。赤小豆。穀類也。粗而大者爲赤豆。細而小者爲赤小豆。今藥肆中一種草子。赤黑相兼。不可煮食。豈得謂之豆乎。巨勝子。卽胡麻也。出于胡地之。大宛者爲勝。故有巨勝之名。劉阮誤入天台。仙家飼以胡麻飯。卽巨勝子也。今藥肆中一種有殼無仁。乃狗蝨也。以狗蝨而充巨勝。妄立壁蝨胡麻之名。今用巨勝子。不若竟用大脂麻矣。龍骨。本經上品之藥。乃上天所譎之龍。海濱深山間或有之。今一種龍骨者。乃北地深山之石壘骨。而非上天所降之真龍。龍爲陽物。能興雲布雨。故傷寒論中發汗。名大青龍。利水。名小青龍。今欲止汗。反用龍骨。豈理也哉。本經言止汗者。乃以真龍之骨。研爲細粉。撲其周身。塞其汗孔。卽本論以溫粉撲之之義。非服食止汗之謂。考神農本經。止有半夏。並無半夏麩。今藥肆中以明礬水煮半夏。所剩礬脚。及半夏屑。大半和以麥麩。造成藥餅。爲半夏麩。時人厭常新喜。方中每用。何益於病。除此之外。復有神麩。用白麩百觔。青蒿辣蓼蒼耳。自然汁。赤小豆。杏仁。搗爛。拌麩成餅。罌粟爲麩。兒醫認以能治痰止瀉消食之藥。每每用之。不知其弊。別藥煮汁。各有氣味。若用神麩。則藥如稠粥之飲。有形之麩。大能傷胃。夫嬰兒有病。必忌麵食。此點過之。麵與醬何異。況有藥與草汁。並非健脾之品。用無益也。又藥之僞者。如桂枝細辛五味乾薑是也。仲師桂枝湯。用桂枝去皮者。止取梢尖嫩枝。內外如一。氣味辛香甜辣。桂枝皮內骨。便去之而不用。如是之枝。可多

得耶。今人反用。亦必辛香甜辣。名爲川桂枝。方可。今藥肆中辛香甜辣之桂枝。不可得。卽有亦鬱而不久。數十年中余闕之不用。不得已而以官桂代之。北細辛其細如髮。辛香觸鼻。苟細不如髮。辛不觸鼻。便爲杜衡。用之無益。五味子。惟遼五味最佳。其黑如漆。之有光。其味如醋之滴牙。上口生津。次則北五味。其色紅紫。微有光。其味亦酸。微有香氣。今一種黑色如李乾葉枯紅之色者。用無益也。又生薑爲子薑。宜胃。乾薑爲母薑。溫脾。脾胃有母子之分。而乾薑生薑亦有母子之分。今有金衢溫台之種薑。切片堅實黃亮。方能入藥。並不是本地之生薑。曬乾僞充。入口最辣。止能辛散表邪。溫脾。用無益也。至藥之宜與不宜。先須知藥性之宜否。察人之病。投之中款方宜。今世俗每用而不知宜否。今略舉十數種言之。今醫發散。每用前胡。考前胡別錄所收。陶宏景云。上古止有柴胡而無前胡之名。後人用之。是宏景雖收之。而實疑之也。且前胡降痰逐風。耗散消削。不若柴胡之芳香。清熱解表之謂得也。今人不究藥性。有病在太陽。而早用柴胡。有引邪入少陽之說。夫柴胡名地蘟。苗甚芳香。從未見邪入于太陽。正太陽經藥也。傷寒論云。無太陽證。本論云。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者。與小柴胡湯。謂可從少陽而外達于太陽。非少陽經之主藥也。其性自下而上。從內而外。氣虛者。不可用之。是猶握苗助長。故本論有柴胡不中與之誠。至于升麻。亦拔根之藥。今人遇元氣虛脫之證。每用升麻。欲提之使上。豈知升麻。本經名周麻。以其具升轉週過之

功初病發散可用。若裏虛氣陷當補益其元助之。使上不可升。提升則上下離脫。即便死矣。葛根藤蔓延引。乃太陽經脈之藥。本論云。太陽病。項背強。八八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以明葛根治太陽經脈之病。而非陽明之主藥也。但色白味辛。可資陽明之燥。是從陽明而達太陽。與柴胡之從少陽而達太陽者。其義一也。石膏色白味辛性寒。爲陽明之主藥。既爲陽明主藥。必確有陽明燥熱之證。而元氣不虛。可用若元氣虛而燥熱。必配人參。本論所以有人參白虎湯方。今人但知石膏清熱瀉火。遇傷寒大熱之證。不審虛實陰陽。每用石膏。用之而其病如故。復更用之。夫用之不效。與病便不相宜。粗工固執不解。明者視之。眞堪墮淚。余治傷寒。必審陰陽虛實。更必審似陰實陽。似陽實陰。確爲陽明燥熱之證。不涉太陽之熱。不涉少陽之火。裏氣不虛。始投石膏。配合成方。必一劑而奏功。此鎮墜寒凝之藥。不可屢用。而常試者也。至兒科治痘。亦用石膏。以爲必先瀉其火毒。方可順序行漿。以此不經之見。橫據胸中。無論痘之順逆。至三五日間。必用石膏以解毒。夫氣血調和。其毒自解。石膏解毒。未之聞也。且痘原係先天火毒。必遇君火相火。司天在泉之歲。其出也廣。是痘非火不出。非火不長。非火不漿。非火不合者也。夫痘毒之外。復有他火。可以暫用。而痘內之火。無容瀉也。其餘雜證。或病陽明燥熱。亦可用石膏以治。然非調和培養之藥。不可不慎其用也。醫治傷寒發熱。必用黃芩清熱。謂小柴胡湯有黃芩也。夫既病傷寒。其身必熱。而熱有皮毛。

肌腠經脈之不同。更有寒熱相兼。假熱真寒之各異。黃芩內空腐。外肌皮空腐。則內清腸胃之熱。肌皮則外清肌表之熱。有徹內徹外之功。必審其內外。皆熱原本壯實。胃氣不虛。外不涉于毫毛。內不涉于經脈。方用。若泛泛然舉手便用。其種禍不知幾許矣。本論云。反與黃芩湯。徹其熱。腹中應冷。當不能食。戒之也。黃芩之外。更有知母。知母肉白皮黃。皮上有毛。氣味苦寒。稟寒水之性。而兼秋金之氣。猶水之知有母也。故名知母。土炎燥而皮毛熱。可內資中土之燥。外清皮毛之熱。若以知母爲補藥。則非矣。葳蕤。本經名女萎。女子嬌柔之義也。一名玉竹。色白如玉。根節如竹也。一名青粘。苗葉青翠。根汁稠粘也。凡此命名。皆取陰柔之義。後人妄稱葳蕤有人參之功。不審陰陽寒熱。用爲補劑。若陰盛陽虛。宜溫補者。此藥大忌。麥冬。本經主治心腹結氣。傷中傷飽。胃絡脈絕。以麥冬橫生土中。有十二餘粒。其中則一心相貫。能橫通胃絡。而補中。故治傷中能橫通胃絡。而散結。故治傷飽。後人用必去心。大非先聖格物窮理之意。妄謂連心服之。則心煩。蓋卽以連心。麥冬煮水飲之。煩與不煩。可立辨矣。澤瀉。生於水中。其根如芋。能行水上。滋水氣。必上行而後下降。非專利小便之藥也。今人不明經義。謂目疾不可用。恐下洩其水。則目枯。豈知澤瀉正行水上。滋之藥也。太陽篇五苓散。用澤瀉治消渴。小便不利。以澤瀉行水上。滋故治消渴。水氣上而始下。故利小便。樞太通之橫通。澤瀉則小便自利。二者皆非下行之藥也。參朮苓甘加橘半。爲六君子湯。此健

脾和胃。補瀉兼行之方也。今人治大寒大虛證。既用參耆朮薑桂附。而廣皮半夏。戀戀不捨。以六君子湯。有橘半故也。大抵臨證施治。當就病用藥。勿執成方。廣皮半夏。乃辛散發汗之藥。不可不知也。溫補藥中。有不宜薑芍者。以其潤洩也。歸芍不宜。而棗仁滋潤亦不宜也。凡人抱病。陰不和陽。陽不和陰。自不能睡。如用棗仁。便則能睡。則天下無不睡之病矣。經云。人臥則血歸於肝。身臥而血不歸肝。則不能睡。又陰陽交會於坤土。太陰土虛。陰陽不歸。則不能睡。又陽明胃脈。其氣下行。陽明氣逆。上而不下。則不能睡。又厥陰主闔。陽明亦主闔。或陽明闔而厥陰不闔。或厥陰闔而陽明不闔。或陽明厥陰。皆不能闔。亦皆不能睡。當審其所以不睡之故而施治焉。庶其可爾。八味丸。有熟地桂附。所以助三焦之火。益腎藏之水。乃陰陽兼補水火並治者也。如陰虛而陽不虛。不宜桂附。若陽虛而陰不虛。便不宜熟地矣。今人遇陽虛之證。認爲陰虛。大用熟地。奚可哉。辛香下氣。寬胸快膈。有沉香丁香木香豆蔻砂仁諸品。氣味皆屬辛香。而功用各有不同。沉香從胸膈而下。丹田有下沉之義。故曰沉。丁香其性溫熱。助三焦之火。以溫胃土。丁香火也。故曰丁。木香。本經名五香。五者土也。採根陰乾。一月方枯。人身經血。一月一週。肝木主之。故曰木。白豆蔻。寬胸藥也。肺居胸膈之上。肺氣不布。則胸膈不通。豆蔻能達肺金之氣。肺屬金。其色白。故曰白。豆蔻砂仁。原名縮砂。靈安胎藥也。有歸宿丹田。退藏於密之義。香附乃莎草根中之子。子結於根。亦有宿密之義。故

亦主安胎。功用與縮砂略同。凡此辛香之藥。臭味雖同。而功用稍殊。當辨明而用。不可概投混施也。天麻苗如赤箭。故本經有赤箭之名。有風不動。無風獨搖。故能制風。苗不可得。但有其根。是爲天麻。與蜀漆不可得。但有常山一理也。天麻在土。形如大魁。似皇極之居中。周環十二子。如十二辰。以輔皇極。噉甘氣平。主補中土。便從中土。以通十二經。今人認爲祛風之藥。但品味甚優。誤用亦無害也。今人治瘧。不用常山。以常山爲截瘧藥。截之早。恐成臆脹。豈知常山乃治瘧之要藥。三陽輕淺之瘧。不必用也。若太陰脾土虛寒。而爲脾寒之瘧。及間二日發。而爲三陰之瘧。必須溫補之劑。佐以常山。方能從陰出陽。散寒止瘧。又謂若服常山。終身不可食雞。嗟嗟。此皆齊東野人之語。而明理之醫。亦宗此說。良可噴矣。夫土虛脾敗。天地不交。則成臆。瘧既愈矣。何臆之有。鵝鴨鰻鱉。其性陰寒。病後宜息。雞性溫平。補肝暖胃。瘧後正可食也。終身必禁。是誠何說哉。本經止有南星。並無膽星。南星色白味辛。稟金氣而祛風豁痰。功同半夏。今人以牛膽製爲膽星。味苦性冷。中風痰涎上湧。多屬三焦火虛。土崩水汎。斯時助正散邪。壯火祛寒。尤恐不濟。而粗工昧昧。不審其本。但治其末。服以苦冷之膽星。加以清涼之竹瀝。必至生陽絕滅而死。瘧藜。有刺瘧藜。白瘧藜二種。白瘧藜形如羊腎。微有腥氣。乃從腎達肺之藥。刺瘧藜色白有刺。秉堅金攻伐之質。破積行瘀。乃大消大削之藥。詩云。墻有茨。即刺瘧藜也。後人誤以白瘧藜爲沙苑瘧藜。茨瘧藜爲白瘧藜。以攻伐

之矣。認爲健脾調補之藥。豈不謬哉。余每用銀花。人多異之。謂非癰毒瘡瘍。用之何益。蓋銀花別錄。忍冬藤。以銀花之藤。至冬不凋。乃宣通經脈之藥也。又一本之中。花有黃白。氣甚芳香。故有金銀花之名。金花走血。銀花走氣。又調和氣血之藥也。通經脈而調氣血。何病不宜。豈必癰毒而後用之哉。

診脈大法

人身十二經脈。交通有道。循行有次。氣統於先。血附於內。流行還轉。晝夜不停。而醫家診脈。以左右兩手。分寸關尺三部。醫以三指候之。以醫之一呼一吸。候病者之脈。其脈應指而動。一動謂之一至。一呼一吸之間。其脈若四至以上。或五至以下。不數不遲。謂之平脈。若一呼一吸。其脈三至。或三至有餘。則爲遲脈。一呼一吸。其脈六至。或六至有餘。則爲數脈。經云。遲爲虛寒。數爲虛熱。此識病之法。非脈法也。然脈之形像。又有浮沉滑濇弦緊大小之分。浮者。浮泛于上。輕指。卽得。如水漂木。故曰浮。沉者。沉伏于下。重指始得。如石下沉。故曰沉。滑則往來流利。如珠走盤。而圓轉。濇則往來艱澀。如刀刮竹。而阻滯。弦如弓。弦按之不移也。緊如轉索。按之勁急也。大乃脈體洪大。過于本位也。小乃脈體收斂。不及本位也。此脈之外。又有微細。芤革。微者。虛微似有似無也。細者。細小如髮如絲也。芤者。上有中無。如按葱管也。革者。外勁而堅。如按鼓皮也。脈之形象不一。須于指下辨明。合證參考。自有定見。然尤當審其脈之圓緩。併脈之胃氣。圓緩者。

脈來應指至數均調三部同等也。胃氣者輕舉應指重按柔和也。若脈不圓緩及無胃氣輕病必重重病必死。又病脈之外兼有死脈。方書有蝦遊魚翔屋漏雀啄彈石諸說。蝦遊者如蝦之遊。魚翔者如魚之擺鱗。屋漏者至不倫次。點滴稀疎。雀啄者如雀啄物。急疾渙散。彈石者堅硬牢實。如指彈石。蝦遊魚翔屋漏乃散漫不倫之脈也。雀啄彈石乃堅強不和之脈也。方書之言摹擬亦似。此皆脈無胃氣應指無神也。覓則必死。又兩手三部之脈地脈也可以指診。面容之色天脈也。用以目察。六氣調和五行不偏自有正色。若面無正色神氣不揚天色外呈其壽不久。諸脈之外又有動脈。動脈有二。一則三部之脈厥厥動搖圓疾如豆也。一則頭額喉旁胸腹脛足躍躍而動。此經脈循行環轉于空隘之處微露其端。所謂流中溢外也。又高陽生脈訣云。左心小腸肝膽腎膀胱。右肺大腸脾胃包三焦。此一藏一府相為配合。合靈樞之脈法也。而素問脈法又以兩手寸脈候上關脈候中尺脈候下約而言之。右寸候肺左寸候心而膻中上焦附于兩寸。右關候脾左關候肝而膻中中焦胃大小腸附于兩關。尺中候腎與膀胱無分左右而季脇血海下焦附于兩尺。此上以候上中以候中下以候下。素問之脈法為然也。又仲師傷寒論平脈篇更有診法以三菽六菽九菽十二菽之由輕而重自舉而按以候五藏之氣。故曰。如三菽之重者肺氣也。如六菽之重者心氣也。如九菽之重者脾氣也。如十二菽之重者肝氣也。按之至骨者腎氣也。此又以浮中沉診

五藏之氣。傷寒論之脈法爲然也。經論脈法。平素俱熟于胸中。則論病診視。無往不宜矣。然有三部無脈。移于外絡。名爲反關脈者。此又不可不知也。總之脈者。五藏六府之太原。有脈則生。無脈則死。三部脈平。病雖劇亦生。三部不平。病雖輕亦危。又脈分左右。左主血。右主氣。男爲陽。陽者氣也。故男子之脈。宜于右。旺。女爲陰。陰者血也。故女子之脈。宜于左。旺。男子右脈和平。雖困無害。女子左脈和平。雖困亦無害。蓋五藏所居之位。男居于左者。女則居于右者。女則居于左。素問云。男子左爲逆。右爲從。女子右爲逆。左爲從。所從不同。則兩手左右所屬藏府。亦當不同矣。至診脈論病。如云。某脈係某病。某病得某脈。不但蛇足。且診視之下。亦難爲據。不若但論脈之有神無神。和緩與不和緩之爲得也。至如小兒之脈。亦如此法。但小兒啼哭不馴。不能細診。祇以一二指按之。脈來四五至。亦爲和平。若按之而似有似無。或急疾無神。兼之病劇。亦不能生。其視虎口而別以色。云小兒脈有六七至者。皆妄談也。診小兒之脈。須知小兒呼吸急疾。約以急疾應之可耳。由此推之。無論大小男女。凡病內虛者。脈弱爲宜。洪大則忌。初病外感者。陽脈爲宜。陰脈則忌。其他脈訣之言。多屬不經。不可爲信。欲求診脈之法者。考于靈樞。詳于素問。更合本論辨脈平脈。而會通之。則得其要矣。

先生自述

余童年喪父。家貧無所資。藉百耕以奉母。及制舉之業不獲售。遂習岐黃之術于倪先生之門。所授書有藥性全生集。明醫指掌。傷寒五法。并諸方歌訣。以爲道在于是。二十三歲。卽懸壺治病。頗效。多有稱許者。然循方投藥。究未能刻期應驗。甲辰歲。余年二十有八。七月中旬。患痢甚篤。延時醫診治。藥日投而病日劇。月餘不得愈。遂不服藥。至仲冬而痢方止。因嘆曰。醫之不可爲也。醫治我若是我。治人想亦若是以醫覓利。草菅人命。謂天理何其時隱菴張先生開講經論。遂往學焉。得究觀傷寒金匱神農本經及素問靈樞諸書。朝夕參究。始悔前之所習皆非醫學之根源。隱菴先生亦以針芥之投。無微不晰。如是者十年。岐黃至理。雖未能窺其堂奧。而論證施治。已不同于往昔之見病治病。執風痰氣火感寒停食之說。遂循方而投藥也。故每遇一證。必究其本。而探其原。處方用藥。不同流俗。因是人咸謂余偏執。嗟嗟。人命攸關。余豈故爲離奇而偏執耶。夫祇閱方書。不明經論。知其外。不知其內。則視余誠偏矣。以藥試病。中無定見。究其末。不究其源。則視余誠執矣。蓋醫理如剝蕉心。剝至無可剝。方爲至理。以至理而論病。則大中正一定不移。而豈偏執之謂哉。余觀經論之暇。每闔分門別類之方書。皆醫門糟粕也。卽如薛氏醫案。趙氏醫貫。醫宗必讀。裴子言醫等書。亦皆方技之穎。誤變通。非神農軒岐仲景一脈相傳之大道也。方書有云。不知十二經絡。開口舉手便錯。不明五運六氣。讀盡方書。無濟病有標。復有本求。得標只取本。治千人無一。

損此言甚善。余因及門進論。著授醫學真傳。以示正道。以斥旁門。而使學者之不可不慎也。余何敢與世爭名哉。亦俟知我者之不罪我而已。

靈樞素問神農本草病論金匱要略五書皆聖哲之微言。醫門之奧旨也。習其藝者。捨之不習。而惟采撮後來之枝辭瑣說。以爲應世之捷訣。是棄本而務末也。求其甦困扶危。而不誤致人於死。蓋亦難矣。高氏懷悲憫之志。集爲是編。以示門人。卽以是示後世。其中略言五運六氣之化。藏府經絡之分。周身之部位。於三陰三陽各有所屬。藥物之氣味色臭不一。其性於十一藏各有所宜。忌雖語焉未詳。然已啟靈素諸書之端緒。而指人以升堂入室之所自矣。卽其中矯枉過正之辭。不無一二。然釋其首尾全文。實爲補弊救偏而發初非舉一廢百之偏詞。固與靈素諸書大旨有相合無相悖也。人能因其說而廣求之。五書於以精參聖哲之微言。與旨而得醫門之管轄。庶幾可以視人之疾而甦困扶危。不流爲鹵莽滅裂之粗工也歟。

乾隆丙戌八月中秋前四日戊申錢江王琦跋

醫學真傳終

質疑錄序

醫無一定之法而有一定之理理無可疑則雖庸工一得斷不以人廢言理有可疑則雖前代宗匠奕禩之所奉爲典型者亦不護其所短必爲之摘發其萬一以質諸天下後世蓋醫以寄生死故不得不闡發其精微深探其義蘊此會稽張景岳先生質疑錄一書之所由作也粵稽軒岐二聖化天地身發菩提願著靈樞素問諸經創立醫道而斯民已登諸仁壽之域厥德溥已春秋時秦越人復有難經之作漢文帝與淳于意問答若干條臟腑之表裏陰陽病證之寒溫虛實言中機宜瞭如指掌此卽後代質疑之權輿乎厥後張仲景劉河間李東垣朱丹溪四先生後先踵起著述最富或精於傷寒或工於雜證各立一家言發前人之未發大暢宗風遂令醫之一道如日月經天江湖麗地昭垂宇宙亙古如新後之工於醫者又何疑之可質乎雖然愚者千慮豈無一得智者千慮豈無一失況醫如用兵然奇正變化運用從心不離乎法而亦不泥乎法豈得爲前賢章句所埋遂寄人籬下而不思所以變通之也哉先生天姿卓絕復殫人工其於岐黃之術不啻三折肱矣浙東西何止活萬人取先聖之經以辨前賢之誤如傷寒一證必辨虛實致補兼施而不泥傷寒無補法之一言中風則必辨十二經之見證而不以治傷寒之法治之血證必先清外感次理內傷而不泥潔古見血無寒之語可疑者諸如此類先生一一搜剔之真可謂善讀

古人之書矣生也晚不獲親炙先生之門然至今讀其遺書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篝燈披閱以是質諸軒岐也可質諸四大家也可卽以是質諸天地鬼神亦無不可於是知先生之爲功於天下萬世也大而工於醫者庶可以無疑矣因先光梨棗以公諸海內若先生全集中更有雜證謨傷寒典婦人規傳忠錄本草類考等書嗣當謀諸同志君子次第梓行以共欣賞焉時

康熙歲在丁卯蒲月東海石楷謹識

質疑錄傳

姚江黃宗羲太沖父撰

二十年來醫家之書盛行於世者張景岳類經趙養葵醫貫然醫貫一知半解耳類經明岐黃之學有王冰之所未盡者卽學士大夫亦必累月而後能通之昔在戊寅曾於張平子座上識景岳蓋交臂而失之己酉寓證人書院有蔣一政者年八十矣欲爲其舅作傳則景岳也景岳名介賓別號通一子越之山陰人也其父爲定西侯客介賓年十四卽從遊於京師天下承平奇才異士集於侯門介賓幼而狷齊遂徧交其長者時金夢石工醫術介賓從之學盡得其傳以爲凡人陰陽但以血氣藏腑寒熱爲言此特後天之有形者非先天之無形者也病者多以後天戕及先天治病者但知有形邪氣不顧無形元氣自劉河間以暑火立論專用寒涼其害已甚賴東垣論脾胃之火必務溫養救正實多丹溪出立陰虛火動之論寒涼之弊又復盛行故其註本草獨詳參附之用又慨世之醫者茫無定見勉爲雜應之術假兼備以倖中借和平以藏拙虛而補之又恐補之爲害復制之以消實而消之又恐消之爲害復制之以補若此者以藥治藥尙未遑又安望其及於病耶幸而偶愈亦不知其補之之力耶及其不愈亦不知其補之爲害消之爲害耶是以爲人治病沈思病原單方重劑莫不應手霍然一時謁病者輻輳其門沿

邊大帥皆遣金幣致之其所著類經綜數百家剖析微義凡數十萬言歷四十年而後成西安葉秉敬謂
之海內奇書班孟堅贊孝宣之治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
之介賓此書若非遭遇神宗之盛亦莫能有也又以應病如應敵作新方八陣爲八略以破之惜其書晚
出尙藏於家介賓博學於醫之外象數星緯堪輿律呂皆能究其底蘊在遼陽道中聞御馬者歌聲聒耳
介賓曰此惡聲也不出五年遼其亡矣已而言驗所親問以近事介賓曰我夜觀乾象宮車殆將晏駕天
下從此亦亂矣未幾神宗崩介賓遂返越其年五十八又二十年始卒卒之日自題其像召三子而誨之
其門人曰先生乃死耶吾先生故有不死者介賓莞爾而逝自太史公傳倉公件繫其事後之儒者每倣
是體以作名醫之傳戴九靈宋景濂其著也而名醫亦復自列其事存爲醫案以待後人遇有病之相同
者則倣而治之亦盛心也世風不古以醫資販其術無異於里閭俗師也而不肯以里閭俗師自居雖復
殺人如草亦點綴醫案以欺人介賓醫案散在景岳全書予不敘於篇惡夫蹈襲者之衆也趙養葵名獻
可甯波人與介賓同時未嘗相見而議論往往有合者

醫疑錄目錄

論傷寒無補法

論真中風外有六經之形證

論中風半身不遂在左屬血在右屬氣

論肝無補法

論見血無寒

論無痰不作眩

論無痰不作瘧

論諸痛不宜補氣

論關格是脈而非證

論痢不當專屬肝經病

論痢與腎經絕無相干

論三消有寒不專主火

論陽常有餘

論氣有餘即是火

論原病式病機十九條

論怪病多屬痰

論右腎爲命門

論痢不專屬濕熱

論痢有寒熱不當以赤白分氣血

論痢無止法

論赤痢自小腸來

論三日瘧分子午卯酉日

論靜而得之曰中暑

論小便不通用隔三之法

論傷寒傳足經不傳手經

論傷寒汗藥宜早下藥宜遲

論相火爲元氣之賊

論子宮之胞與洩胞不同

論心肺遠血腎肝近血

論天癸非精血

論聖人止有三法無第四法

論苦寒補陰之誤

論傷寒春變溫病夏變熱病

論傷寒無陰證

論發表不速熱攻裏不速寒之誤

論痰病類傷寒脚氣類傷寒

論傷寒太陽經再傳

論陰火爲心乘土位

論治病不出氣血痰鬱

論在內爲血在外爲汗

論命門之火不可偏診於右尺

論三焦有幾

論傷寒陽證下早成結胸陰證下早成痞氣

論肺熱還傷肺

論瀉南補北不可以治痿取陽明

質疑錄

會稽 張介賓景岳著

醫道鑒於軒岐而著書立言以發明之者莫如張劉李朱爲最以至陶王陳薛各有闡述然亦有不能無弊者如一言之謬戾每遺禍於後人是不得不取而辨論之以正其失非敢妄訾乎前賢也將以爲質疑之一助云爾

論傷寒無補法

傷寒千態萬狀只虛實二字盡之一實一虛則邪正相爲勝負正勝則愈邪勝則死若正氣實者卽感大邪其病亦輕正氣虛者卽感微邪其病亦甚故凡氣實而病者但去其邪攻之無難所可慮者惟傷寒挾虛爲難耳最可恨者有曰傷寒無補法惑亂人心莫此爲甚獨不觀仲景立三百九十七法脈證之虛寒者一百有餘定一百十三方用參者三十用桂附者五十餘孰謂傷寒無補法耶矧今人患挾虛傷寒者十嘗六七傳誦傷寒無補法者十之八九虛而不補且復攻之不可勝紀故力辨之欲以救時弊非好補也卽如表邪不解屢散之而汗不出者中虛無力陰氣不能達也不知汗生於陰補陰最能發汗又如身熱不退屢清之而熱猶熾者陰不足也人知惟寒可以去熱不知滋陰方能降火也又如正氣不足邪氣

有餘正不勝邪病必不解但實中氣使正氣內強逼邪外出榮衛漸平此不散表而表自解不攻邪而邪自退今人不識虛實見發熱胸悶不退動手便攻邪氣未去而正氣因攻先敗此皆守傷寒無補法一言誤之也。

論真中風外有六經之形證

中風證宜從潔古東垣之論以中臟中腑中血脈爲辨證之的。潔古云中腑多著四肢中臟多滯九竅東垣亦云中腑則肢節廢中臟則性命危中血脈則口眼喎邪而方書所載混言外有六經之形證以大小續命湯爲主夫人身臟腑有十二經手有三陽三陰足有三陽三陰中風之有六經形證也手之六經乎抑足之六經乎六經之證惟傷寒有之或謂中風六經形證卽是傷寒六經形證至有引傷寒六經之證以解中風六經之證其言爲大可嗤也夫傷寒六經證只傷足而不傷手故一日巨陽則有發熱惡寒頭項痛腰脊強之證而中風無有也二日陽明則有身熱目痛鼻乾不得眠之證而中風無有也三日少陽則脅痛耳聾口苦寒熱往來而嘔之證而中風無有也此足三陽之見證也至傳入足三陰四日有腹滿咽乾自利不渴腹痛之證是足太陰之見證而中風有之乎五日有引衣踰臥舌乾口燥之證是足少陰之見證也而中風有之乎六日有煩滿囊縮之證是足厥陰之見證也而中風有之乎傷寒六經次第傳

變故仲景有麻黃桂枝大小承氣之法若中風爲猝暴病一時猝倒昏迷難分經絡而有臟腑血脈之別或中于足之六經或中于手之六經非若傷寒之有次第傳焉者也若謂中風六經形證卽是傷寒六經形證是欲以治傷寒之法治中風其不至于殺人也幾希矣若論中風則十二經皆有見證而不止于六經也如四肢不收手足拘攣者風中足太陰脾也口眼喎斜口噤不開風中足陽明胃也痰涎壅塞聲如曳鋸風中手太陰肺也大便閉結風中手陽明大腸也舌瘡不語風中足少陰腎也目瞽昏迷不省人事風中手少陰心與手厥陰包絡也癱瘓強直角弓反張風中足厥陰肝與足太陽膀胱也耳聾脇痛風中足少陽膽也此皆中風之形證豈可以六經拘之乎其不同于傷寒之六經也明矣

論中風半身不遂在左屬血在右屬氣

內經但言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未嘗以人身之氣血分左右也人之氣血周流于一身氣如橐籥血如波瀾氣爲血行血爲氣配陰陽相維循環無端何嘗有左右之分自丹溪論中風證半身不遂分左右謂在左者屬血虛以四物爲主加竹瀝薑汁在右者屬氣虛以四君爲主加竹瀝薑汁夫以脾肺在右而右半身不遂者主乎脾肺之爲病腎肝在左而左半身不遂者主乎腎肝之爲病則可若必主乎在右屬氣在左屬血豈血僅行于左而右半身無血氣僅行于右而左半身無氣是氣血在人身已分離而不相屬矣

夫氣主响之血主濡之氣行則血行氣滯則血滯血與氣原相維而何有左右之分世醫執此以分左右氣血治中風半身不遂之證未有能愈人者也果屬血虛亦當補氣以氣有生血之功果屬氣虛亦當養血以血有和氣之力若血自血氣自氣則陰陽乖格豈云治病之權衡乎

論肝無補法

凡一切痲癩癩瘡痞氣奔豚腹中如杯如盤者皆肝虛金衰木橫之病當滋腎水以救之切不可用疎利伐肝之劑

足厥陰肝爲風木之臟喜條達而惡抑鬱故經云木鬱則達之是也然肝藏血人夜臥則血歸於肝是肝之所賴以養者血也肝血虛則肝火旺肝火旺者肝氣逆也肝氣逆則氣實爲有餘有餘則瀉舉世盡曰伐肝故謂肝無補法不知肝氣有餘不可補補則氣滯而不舒非云血之不可補也肝血不足則爲筋孿爲角弓爲抽搐爲爪枯爲目眩爲頭痛爲脇肋痛爲少腹痛爲疝痛諸證凡此皆肝血不榮也而可以不可補乎然補肝血又莫如滋腎水水者木之母也母旺則子強是以當滋化源若謂肝無補法見肝之病者盡以伐肝爲事愈疎而愈虛病有不可勝言矣故謂肝無補法者以肝氣之不可補而非謂肝血之不可補也

論見血無寒

世人患吐衄者多而潔古則曰見血無寒東垣亦云諸見血皆責於熱丹溪亦曰血無火不升三家之論

出而世之治吐衄者皆以滋陰降火爲法矣豈知內經論血溢血泄六淫皆有故綱目序失血證猶載選氣六淫之邪王海藏云六氣能使人失血不獨一火此語大發千古聾瞶夫六氣使人失血此爲外感之邪言也然外邪之來未有不由于內傷者如憂愁思慮則傷心飲食勞倦則傷脾持重遠行則傷肝形寒飲冷則傷肺入房過度則傷腎五臟有傷而後外邪乘虛襲入故凡治失血必先審其爲風爲寒爲暑爲濕爲燥爲火先清外感次理內傷則邪易伏而易療若不先治標而卽救本凡一切失血專主一火日事芩連知柏山梔生地丹皮爲治未見其能愈人也血得熱則行得寒則凝寒涼之劑日進而血之屢止屢發者往往而劇此吐血之病之死不死於病而死於醫也悲哉

論無痰不作眩

眩者頭暈也眼有黑花如立舟車之上而旋轉者是也劉河間專主於火謂肝木自病經云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肝風動而火上炎也故丹溪嘗言無火不生痰痰隨火上故曰無痰不作眩夫眩病也痰非病也痰非人身素有之物痰者身之津液也氣滯血凝則津液化而爲痰是痰因病而生者也若云無痰不作眩似以痰爲眩病之本矣豈知眩暈之來也有氣虛而眩有血虛而眩有腎虛而眩氣虛者陽氣衰乏則清陽不上升經云上氣不足頭爲之苦傾是也血虛者吐衄崩漏產後血脫則虛火上炎眼生黑花經云

肝虛則目眊眩無所見是也。腎虛者房慾過度則腎氣不歸元而逆奔於上。經云狗蒙招尤目瞑上竇下虛過在足少陰。巨陽又云髓海不足目爲之眩是也。風火之眩暈屬外感。三虛之眩暈本內傷。其云痰而作眩者必內外合邪而後痰聚而爲害。非竟主乎痰而可以爲眩也。若一純攻痰而不大補氣血壯水滋陰以救其本病未有不斃者也。

論無痰不作瘧

瘧者風寒暑濕之邪爲外感。三陽經病。故經云夏傷於暑秋成風瘧。或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則先寒後熱。或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則先熱後寒。病屬三陽而寒熱往來則以少陽一經爲主。初非有痰以爲瘧邪之根也。瘧邪隨人身之衛氣爲出入故有遲早一日間日之發而非痰之可以爲瘧也。何也。人身無痰痰者人身之津液也。隨其邪之所在而血凝氣滯停飲宿食則津液卽化爲痰。是痰從邪氣而成病者也。乃嚴用和論瘧謂無痰不作瘧。若指痰爲瘧邪之主反以瘧邪爲痰病之客矣。豈有人身津液變痰而爲寒爲熱以成瘧者乎。痰本因瘧邪以生而非因痰以有瘧邪者。如痰生於脾胃惡濕則痰動痰本於腎腎陰虛則水泛瘧病之痰痰因風寒之邪而生者也。豈有無痰而便不作瘧者乎。至楊仁齋許叔微更有以瘀血停滲黃水主爲瘧病之根而後之治瘧者均以常山草果檳榔砒信爲吐痰消瘀截瘧之法。徒戕人

元氣而敗脾傷胃以致天枉也

論諸痛不宜補氣

靈樞云病痛者陰也又云無形而痛者陰之類也其陽完而陰傷之也急治其陽無攻其陰夫陽者氣也是痛病當先治氣顧氣有虛有實實者邪氣實虛者正氣虛邪實者以手按之而痛痛則宜通正虛者以手按之則止則宜補丹溪猥云諸痛不宜補氣夫實者固不宜補豈有虛者而亦不宜補乎故凡痛而脹閉者多實不脹不閉者多虛痛而喜寒者多實熱喜熱者多虛寒飽而甚者多實飢則甚者多虛脈實氣粗者多實脈虛氣少者多虛新病壯年者多實愈攻愈劇者多虛痛在經者脈弦大痛在臟者脈沉微兼脈證以參之而虛實自辨是以治表虛痛者陽不足也非溫經不可裏虛痛者陰不足也非養榮不可上虛而痛者心脾受傷也非補中不可下虛而痛者脫泄亡陰也非速救脾胃溫補命門不可凡屬諸痛之虛者不可以不補也有曰通則不痛又曰痛隨利減人皆以爲不易之法不知此爲治實痛者言也故王海藏解痛利二字不可以利爲下宜作通字訓此說甚善明哲如丹溪徒曰諸痛不可補氣則失矣

論關格是脈而非證

素問云人迎與氣口俱盛四倍以上爲關格格之脈羸不能極于天地之精氣則死靈樞云邪在六腑則

陽脈不和則陽脈盛邪在五臟則陰脈不和則陰脈盛陽氣太盛則陰氣不得相營故曰關陰氣太盛則陽氣不得相營故曰格關格者不得盡命而死此靈素之論關格以脈言而非證也自仲景宗之而謂在尺爲關在寸爲格關則不得小便格則吐逆夫人迎四倍寸口四倍則非尺寸之謂而曰吐逆者此膈食證也曰不得小便者此癰閉證也自此叔和以後俱莫能辨悉以尺寸言關格而潔古則曰寒在上熱在下夫脈兩寸俱盛四倍以上而可謂之寒在上熱在下乎東垣則以清氣反行濁道曰格濁氣反行清道曰關丹溪但言膈中覺有所碍不能升降是有格而無關元方以大小便不通爲關格其說尤爲舛錯後丹溪竟以關格立證分門致後學茫然莫辨獨馬元臺力辨諸子之非謂關格非膈食癰閉之證夫巢張李朱爲醫之宗尙與內經相乖況下工豈知關格爲脈體而非病名者哉

論疝不當專屬肝經病

巢氏序疝證有厥疝寒疝氣疝盤疝疝疝狐疝瘦疝之名子和非其謬立名色以環陰器抵少腹者屬足厥陰肝經部是受疝處也故凡疝非肝木受邪則肝木自甚皆屬肝經因立七疝之名曰寒水氣狐筋血癰治多用下法丹溪以來皆宗其說而亦未得也夫前陰小腹間乃足三陰陽明沖任督三脈所聚豈得獨以厥陰經爲言但如本篇六疝皆兼言風者本非外入之風風屬肝肝主筋故凡病各經之疝謂其病

多在筋。皆挾肝邪。則可。若謂必在厥陰。一經則不可也。

論疝與腎絕無相干

以肺在上屬陽。腎肝在下屬陰。腎者肝之母。肝者腎之子。腎肝同病。乙癸同源之義也。故凡肝經有病。必推化源與腎。如疝爲足厥陰肝經病。以其環陰器。抵少腹。控舉丸而爲痛者。皆肝之所屬也。而素問又云。腎脈主病從少腹上沖心而痛。不得前後爲沖疝。則疝未嘗不本於腎經爲病者。何丹溪乃曰。疝主肝經。與腎絕無相干。夫腎水臟也。膀胱爲之腑。膀胱爲寒水所化。疝本寒濕之氣所感。以寒召寒。其邪最速。而腎與膀胱爲表裏。經云。諸寒收引。皆屬於腎。故疝之變急而上沖心胃者。正腎邪之爲病也。見今人病疝。一有房勞。則其病便發而不止。故聖濟總錄云。嗜慾勞傷。腎水涸竭。無以滋榮肝氣。則留滯內結。發爲陰疝。是疝之發於腎虛者多。若治疝不從化源而日以伐肝。疎導從事。則病益劇而難療。臨是證者。當以丹溪之言。專主肝經與腎虛而致者。甚多以參朮爲君。疎導藥佐之。爲得而不可執腎經無干之言爲據也。

論三消有寒不專主火

觀劉河間三消論。一皆以燥熱太甚。張子和三消俱從火斷。二公之言詳矣。然內經又曰。心移寒於肺。爲

肺消飲一溲二死不治此元陽既虧金寒水冷則陰邪乘之陽衰則氣虛陽不帥陰則水不化氣故飲水少而便溺多爲肺腎之消必以溫劑散去寒邪陽氣漸回則陰寒自退此正所謂心移寒於肺飲一溲二之證也可見消有陰陽不得盡稱爲火。

論陽常有餘

二者陰也後天之形一者陽也先天之氣神由氣化氣本乎天故生發吾身者卽真陽之氣也形以精成精生於氣成立吾身者卽真陰之精也經曰女子二七天癸至男子二八天癸至又曰人年四十而陰氣自半所謂陰者卽吾之精造吾之形也人生全盛之數惟二八後至四旬外前後止二十餘年則形體漸衰故丹溪引日月之盈虧以爲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立補陰丸爲神丹不知天癸未至本由乎氣而陰氣自半亦由乎氣是形雖屬陰而氣則從陽也故人身通體之溫者陽氣也及旣死則形存氣去此陽脫在前陰留在後可見生由乎陽死亦由乎陽非陽能死物也陽來則生陽去則死故經云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可見人之生只此一息真陽爲運行孰謂陽常有餘而以苦寒之味伐此陽氣乎

論氣有餘卽是火

人身捍衛沖和不息之謂氣擾亂變動妄行之謂火火與氣二而一一而二者也顧人身之氣有正氣亦

有邪氣人身之火有少火亦有壯火少火生人之元氣是火即爲氣此氣爲正氣壯火食人之元氣是氣即爲火此氣是邪氣邪氣有餘即爲火若正氣有餘便是人身之元氣人身元氣生於命門命門者精神之所舍而爲陽氣之根也故命門之火旺則蒸糟粕而化精微所謂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者是也是火即是氣不可誤認有餘之邪氣爲生人少火立命之本也若正氣有餘不可便指爲火丹溪之言殊欠明白

論原病式病機十九條

內經十九條實察病機之要旨求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以答篇首盛者瀉之虛者補之之旨總結一篇十九條之要法此正先聖心傳妙旨劉河間略其顛末遺此一十六字獨取其中十九條病機著爲原病式偏言盛氣實邪俱歸重於火者十之七八至於不及虛邪全不相顧又云其爲治但當瀉其過甚之氣不可反誤其兼化立言若此虛者何堪如病機大要各司其屬其在太過所化之病爲盛盛者真氣也其在受邪所化之病爲虛虛者假氣也故有其病化者恐其氣之假故有者亦必求之無其病化者恐其邪隱於中凡寒勝化火燥勝化風及寒伏反厥之類故無者亦必求之其病之化似盛者恐其盛之未的故盛者亦必責之其病之化似虛者恐其虛之未真故虛者亦必責之此一十六字爲病機之要今全去之猶有舟無操舟之工有兵無將兵之帥矣實智士之一失也

論怪病多屬痰

孫真人言人身之病四百有四其載之素問靈樞者病能已詳八九而病邪之來外不過風寒暑濕火燥六淫之氣內不過喜怒哀思驚恐悲七情之傷變現於十二臟腑經絡皮毛之間而爲病病亦安有所謂怪也卽有云怪病者如人入廟登塚飛尸鬼擊客忤亦由本人氣血虛弱邪乘虛入見爲譫妄邪祟若有神靈所憑而爲怪耳故靈樞亦有黃尸鬼青尸鬼白尸鬼赤尸鬼黑尸鬼之證何一非五臟素虛而爲之見形也庸工不曉病機一遇不識之證輒謂怪病卽以痰爲推測而曰怪病多屬痰夫痰非病也人身無痰痰本身之津液豈得指痰爲怪以藉口雖王隱君著痰病見證種種亦不過推原痰之變化不測而未嘗以爲怪也其以怪病而多屬之痰者實庸工不識病能以藏拙也悲夫

論右腎爲命門

內經初無命門之名命門之說始於越人之三十六難而曰腎有兩左爲腎右爲命門男子藏精女子系胞夫右腎旣藏男子之精則左腎將藏何物女子之胞何獨偏系於右此其說之不能無疑也命門居兩腎之中而不偏於右卽婦人子宮之門戶也子宮者腎臟藏精之府也當關元氣海之間男精女血皆聚於此爲先天真一之炁所謂坎中之真陽爲一身生化之原此命門在兩腎中間而不可以獨偏於右兩

腎屬水有陰陽之分命門屬火在二陰之中故脈經以腎脈配兩尺但當曰左腎主真陰右尺主真陽而命門則爲陽氣之根隨三焦相火以同見於右尺則可若謂左腎則主於腎而右腎偏爲命門此千古訛傳之弊而不得不亟正之者也

論痢不專屬濕熱

瘧痢發於夏秋本因溽暑豈非濕熱但炎蒸之令出於天苟能順天之氣安能有病惟因熱求涼過於縱恣則病由於人矣故凡風寒感於外者其邪在經病多爲瘧生冷傷於內者其邪在臟病多爲痢痢之來也暑濕鬱久則爲濕熱然有瓜果生冷涼風冰水未必鬱積加以飲食相犯觸而成痢則痢未有不本於寒濕生災者豈必專以濕熱爲患哉

論痢有寒熱不當以赤白分氣血

痢以赤白分寒熱藥元方而下主之此自古法不爲謬論自河間以白者屬肺肺主氣赤者屬心心主血亦屬有理丹溪因之遂謂白痢自大腸來赤痢自小腸來愚謂赤痢亦有寒證終是熱多白痢亦有熱證終是寒多其有白而熱者脈證必熱赤而寒者脈證必寒若謂白必屬肺恐白痢非無血化赤必屬心恐血痢不離乎氣局方治痢例用溫熱河間治痢專主苦寒皆偏見也

論痢無止法

痢必由下積滯故曰無積不成痢。治痢初起必用消積導滯以推蕩爲法。此仲景治痢有十法。均主大小承氣而河間亦曰行氣則後重自除。調血則便膿自止。此蓋爲痢之有實邪者言也。所謂痢無止法是也。若久痢之後元氣已虧。如氣本陷矣而復行其氣。後重不將甚乎。中本虛矣而再攻其積。元氣不將竭乎。濕熱傷血自宜調血。若過用推陳血愈傷矣。積滯頻下謂當消導久爲尅伐。積益多矣。此但知據見在者爲有形之疾病而不知所傷者皆無形之氣血也。豈可執痢無止法一語而曰內經有通因通用之治以致殺人也哉。

論赤痢自小腸來

白痢自大腸來。赤痢自小腸來。此丹溪以赤白分氣血爲言也。然大腸爲傳導之官。痢屬動臟腑之脂膏。傷腸胃之血絡。故赤白俱併入大腸而下。若小腸則爲出溺而赤痢何云。自小腸來。謂心主血。心與小腸爲表裏。故赤痢本小腸之所化。則可若謂從小腸而來。未見小腸爲下痢之腑也。其言不可以辭害意。

論三日瘧分子午卯酉日

瘧者風寒之邪也。爲三陽經受病而三日一發。則云瘧瘧爲三陰經受病。故丹溪云三日一發者陰經受

病也此語爲當者謂作於子午卯酉日者少陰瘧作於寅申巳亥者厥陰瘧作於辰戌丑未者太陰瘧馬仲化譏爲子午雖曰少陰而卯酉則屬陽明巳亥雖曰厥陰而寅申則屬少陽丑未雖曰太陰而辰戌則屬太陽牽合附會爲無理夫瘧邪之來無定期何嘗主於某日則定某經之瘧予謂丹溪之以地支分三陰經者大約以十二時論而非以日言也如成無己云瘧分六經以三時爲解太陽從巳至未陽明從申至戌少陽從寅至辰太陰從亥至丑少陰從子至寅厥陰從丑至卯以十二時分三陽三陰陽主晝陰主夜三陰經瘧大抵發於子前午後者多陽道常饒陰道常乏也丹溪以子午卯酉分屬三陰經者此以時言而非以日論也

論靜而得之曰中暑

潔古此事難知有曰動而得之曰中暑靜而得之曰中暑此言不能無議夫中暑均自夏月感受之熱邪也故中暑卽是中熱初無有分但其得之則有別者如行人農夫奔走勞動於道塗田野之間此時熱氣充斥一時昏悶猝倒此謂中暑卽謂中熱是皆動而得之者也若靜而得之者如安逸之人乘涼於大廈高堂涼亭水閣一時陰寒之氣遏鬱周身之陽氣不得舒越而肌膚粟栗頭疼發熱此是夏月感寒病而不得以中暑名之也中暑者中_○天_○令_○之_○熱_○邪_○豈_○有_○感_○受_○房_○室_○陰_○寒_○之_○氣_○而_○混_○以_○靜_○時_○得_○之_○亦_○名_○之_○曰

中暑可乎。若靜時感夏月之寒而漫稱曰中暑。使不正其名。辨其證。而以清暑寒涼之品。如彼白虎益元。投之。其禍人必矣。

論小便不通用隔三之法

小便不通者。熱結膀胱而點滴不下也。經曰。膀胱不利爲癰。此熱邪入於膀胱而爲病。膀胱爲津液之府。氣化能出。故三焦之氣不化。則水道不能通調。而下輸於膀胱。爲溺丹溪隔三之治。以爲水出高源。肺金者。腎之母。滋養肺金。以生腎水。此法之善者也。若隔三之治。以脾濕不運。故精氣不調。當燥脾健胃。補土以生金。生金以壯水。用二朮六君爲治。夫氣虛則宜補氣。以化水。若氣熱而反用燥氣。閉氣之劑。不幾助邪以爲病。此隔三之治爲迂而不切。

論傷寒傳足經不傳手經

傷寒傳變止言足經不言手經。原本內經熱病論中六節之文也。自草窗劉氏不明其理。創論傷寒只傳足經不傳手經。誕妄欺人。莫此爲甚。人之金火兩臟。不過以五行爲分屬。豈有真金真火。故不能傷乎。至陶節菴易之以傷足不傷手。夫既不傷手。何手六經之見證。亦變見於傷寒證中也。再觀本經云。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受病。則手經亦在其中矣。故仲景有心肝脾腎五臟之絕證。顧本經不言手經者。以傷

寒表邪也欲求外證但當察於周身而周身上下脈絡惟足六經盡之手經無能備也且手經所至足經無不至者故但言足經而手經卽在其中此本經止言足者爲察周身之表證也疑義至今皆惑於劉氏之妄言耳況人身臟腑在內經絡在外故臟腑爲裏經絡爲表在表者手足各有六經是爲十二經脈以十二經脈分陰陽則六陽屬府爲表六陰屬臟爲裏以十二經脈分手足則足經之脈長而達自上及下徧絡四體故可按之以察周身之病手經之脈短而近皆出入於足經之間故凡診傷寒者但言足經不言手經也

論痰病類傷寒脚氣類傷寒

活人書有云中脘有痰令人憎寒壯熱胸膈痞悶有類傷寒又云傷寒只傳足經不傳手經地之寒暑風濕皆作蒸氣足常履之遂成脚氣所以病證與傷寒相類此等議論大是惑人夫傷寒爲熱病有六經傳變之異痰本人身津液血凝氣滯而成未嘗有六經之變證至於脚氣爲寒濕熱三氣之感雖東垣有南北內外之分而孫真人詳脚氣竟證甚悉亦未始有六經之別何將此二證竟以類傷寒混同名之似欲以治傷寒之法治痰與脚氣耶凡治病必正證之名不正則治療無據矣

論傷寒汗藥宜早下藥宜遲

傷寒之病莫先於分表裏治表裏之法莫先於分汗下汗下一差變證百出是以前人論治傷寒有曰汗藥宜早下藥宜遲此二語雖云大綱亦緊要法也然曰宜早者謂風寒之邪自表而入卽當速爲發表卽仲景所謂覺病須臾卽宜早治不避晨夜是也其曰宜遲者謂風寒之邪傳入於裏攻下必須在正陽明之腑卽仲景所謂下早恐成痞氣與結胸是也此云遲早論治法非論時刻也而此事難知謂非預早之早乃早晚之早發汗當在午前陽分非待久之遲攻下當在已後陰分以遲早二字作日候之遲早解惑亂人心爲甚宜亟正之

論傷寒太陽經再傳

傷寒六經傳變自表入裏三陽爲表三陰爲裏自淺而深六經傳盡必無出而再傳之理成氏以六日厥陰傳經已盡七日當愈七日不愈再自太陽傳出復至厥陰十三日不愈謂之過經壞病此等註釋謬戾殊甚馬元臺辨之謂太陽至厥陰猶人入戶升堂以入於室太陽爲三陽最在外陽明爲二陽在太陽之內少陽爲一陽在陽明之內此三陽之在表也太陰爲三陰在少陽之內少陰爲二陰在太陰之內厥陰爲一陰在少陰之內此三陰之裏也故一日始於太陽二日傳陽明三日傳少陽四日傳太陰五日傳少陰六日傳厥陰經文之論次第相傳亦言其大概耳所云七日不愈再傳經者七日行經未盡仍在太陽

一經故也。如仲景所謂太陽病頭痛七日以上自愈以行其經盡也。若欲再作經者，針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可見。太陽一經有行之七日以上者，則陽明少陽亦可羈留過經不解，故針陽明中土使經不傳。此行其經未盡，未嘗曰傳其經盡也。若云六經傳盡復自厥陰出而再傳太陽，則有二陰三陰一陽二陽以格之，容有自外入內又自內而越于外之理。風寒之邪入人臟腑，豈兩陰交盡于裏復從皮毛外而再入太陽以爲害者耶？成氏之謬千古大惑，請從辨之。

論相火爲元氣之賊

東垣一部脾胃論俱以補中益氣湯爲主，無非培人後天元氣之本。顧元氣爲生身之精氣，而實祖于胃。故胃氣有穀氣榮氣衛氣宗氣陽氣之別名，要皆此元氣之異稱。而此氣卽內經所謂少火生氣之氣也。少火生氣卽爲真陽之氣，乃生人立命之根。此火寄于腎肝名爲相火，相火者因君火不主令而代君以行，故曰相火以位則此火本非邪火，而何得云元氣之賊？元氣在兩腎命門之中，隨三焦相火以溫分肉而充皮膚蒸糟粕而化精微，是元氣卽相火之所化而非賊元氣之物。其賊元氣者乃壯火而非相火也。若謂相火爲下焦包絡之火，卽指爲元氣之賊，而曰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則生元氣者更有何火耶？

論陰火爲心乘土位

內經論火止有君火相火少火壯火五志之火之名而並無有以陰火名者其以陰火名者自東垣始東垣謂心火者陰火也起于下焦其系上繫于心夫心在膻中氣海之中爲足厥陰包絡之經所謂陽中之太陽也而何得以陰火名之既指心火爲陰火心本在上焦而何以云起于下焦起于下焦則不當指爲心火矣且土者脾胃也火爲土之母補土必先補火上蒸丹田以腐熟水穀者此心火也卽此陰火也豈可謂陰火來乘土位以傷脾胃生發之氣乎火乘土以傷脾土生發之氣者必陽邪之火而非心君之陰火也少陰心火正補太陰脾土此虛則補母之義但不可大旺夫火旺則土反燥又當壯水以制之

論子宮之胞與洩胞不同

陰陽別論云女子胞氣厥論云胞移熱于膀胱五味篇云沖脈任脈皆起于胞中凡此胞字皆音包以子宮爲言也靈樞云膀胱之胞薄以糯音拋以洩脬爲言也胞音有二而字則相同奈何後人不解其意俱讀爲包反因經語遂認膀胱與胞爲二物故在類纂則曰膀胱者胞之室王安道則曰膀胱爲津液之腑又有胞居膀胱之室之說甚屬不經夫膀胱卽脬脬卽膀胱也焉得復有一物居膀胱之內以致後學之

疑

論治病不出氣血痰鬱

人身之病變端無窮其治法則千態萬狀有不可以一例拘者丹溪之治病也總不出乎氣血痰三者之中又多兼鬱氣用四君子血用四物湯痰用二陳湯鬱立越鞠丸以爲定法玉節齋極言之而庸工學步邯鄲亦遂執此以爲醫之能事盡此矣夫丹溪之言不過挈其大綱論之耳若謂氣病治氣血病治血痰病治痰鬱病治鬱醫又何難哉

論心肺遠血腎肝近血

金匱要略論大便下血分糞前爲近血糞後爲遠血此以血來有遲早而分遠近未嘗主於心肺腎肝之所出爲遠近也丹溪乃言血在糞後者出於心肺心肺在上故血來遲血在糞前者出於腎肝腎肝在下故血來早夫心主血肺則主乎氣矣肝藏血腎則藏乎精矣大便所下之血本於濕熱之氣傷於大腸而爲病此血總屬大腸經來故人有終年患之而不見其形癢體憊者此濕熱之邪而非四臟所傷之血若四臟有傷而頻下無度必心肺損而色敗腎肝損而形癢而可以云無患乎故以便下之血以先後分遠近則可以便下之血分心肺與腎肝則鑿矣

論在內爲血在外爲汗

方書多言血與汗異名而同類丹溪因之遂有在內爲血在外爲汗之論似乎血卽是汗汗卽是血矣豈知血與汗之由來有不可以同類並言者經云心主血血生於心又云腎主五液入心爲汗又云汗者心之液此言汗爲心之液而非曰心之血血生於心統於脾藏於肝而其原則自水穀之精氣受於中焦變化取汁和調於五臟洒陳於六腑以奉生身者也若夫汗則爲人身之津液因腠理疎皮毛不能外衛風暑濕熱之邪干之則蒸然發出津津而爲汗是汗乃身之陽氣所化故曰陽加於陰謂之汗當云在內爲氣在外爲汗此可以氣言而不可以血類也庸有在外之汗而可以在內之血混言之乎人之一身有涕淚涎唾便溺皆屬一水之化而發於九竅之中故鼻之所出曰涕目之所出曰淚口之所出曰唾曰涎二陰之所出曰便溺而皮毛之所泄則曰汗汗可以血類之則涕淚唾涎便溺亦可以血言之矣

論天癸非精血

天癸之義諸家俱以精血爲解是不詳內經之旨也玩本經云女子二七天癸至月事以時下男子二八天癸至精氣溢瀉則是天癸在先而後精血繼之天癸非卽精血之謂明矣天癸者天一所生之真水在人。身。是。謂。元。陰。卽曰元氣人之未生此氣蘊於父母謂之先天元氣人之既生此氣化於吾身謂之後天元氣但氣之初生真陰甚微及其既盛精血乃旺然必真陰足而後精血化是真陰在精血之先精血在

真陰之後不然女子四十九男子六十四而天癸俱絕其周身之精血何以仍運行於榮衛之中而未嘗見其涸竭也則知天癸非精血明矣其以精血卽爲天癸者王太僕陳良甫以下之謬論也

論命門之火不可偏診於右尺

人生有兩腎兩腎並診於左右尺而命門則居兩腎之中所謂命門之火者卽兩腎中之元氣也元氣生於命門而不偏於右自難經有云腎有兩左爲腎右爲命門命門遂專屬之右而華元化因之始分左腎屬水右腎屬火故以命門之火歸之右腎後世醫者不詳其義論命門之火則必以右之尺部爲診豈知兩尺爲兩腎腎者水也俱藏精之舍也故越人云命門爲男子藏精精屬水不屬火火在水中所謂一陽居二陰之間者是也豈可以命門之火偏診於右尺耶舉世夢夢是可嗤也然則論命門之火者當於何診仍診之於兩尺可也以兩尺之強弱驗命門之火之衰旺爲得耳若以右尺之腎論命門而遺乎左尺之腎是習俗之弊不可不亟正者也至有以男子之命門在右女子之命門在左而曰丈夫以右爲命門左爲腎女子以左爲命門右爲腎則又顛倒乖離而不可稽矣

論聖人止有三法無第四法

張戴人論病非人身素有之物或自外入或自内生皆邪氣也邪氣加身速攻之可也立汗吐下三法以

攻邪去則元氣自復故曰聖人止有三法無第四法其論頗卓故丹溪初閱子和書惟務攻擊亦謂醫之法盡是後讀內經有云虛者精氣虛實者邪氣實實則瀉虛則補何云聖人無第四法於是不能不疑子和之書非子和之筆而麻徵君僞爲之者也聖人之言垂諸靈素其主補虛瀉實者不一而子和敢爲非聖之書趙以德嘆儒門事親書爲其詞直其義明顧其一不顧其二後之讀其書者當得其法而善用之毋執其法而偏溺之則幾矣凡治病如權衡高下輕重隨時變通若偏矯一說禍人不淺

論三焦有幾

人身十二臟腑經絡靈樞素問詳辨各有定名部分獨三焦之名在經文亦多臆說後賢之詳其議者更多旁雜而無一定之論是不能無疑而爲之考究以正其指歸卽如王海藏爲東垣高弟亦致疑於三焦之名而問之曰三焦有幾啟其端而究未能定其說是以總會經文與諸賢之論而詳之以知三焦有三焦而後之人不能明其義故多歧而未有以正其名也所謂三焦之有三三焦也卽以經文正之靈素之論三焦與難經之論三焦已自不同矣靈樞曰三焦者上合手少陽出關沖小指次指之端三焦下脘在足大指之前少陽之後出膈中外臚足太陽以絡於手少陽此論手少陽三焦經脈之所行也又曰臚下膀胱至足爲足三焦下焦別回腸注膀胱以滲入此論足太陽膀胱爲三焦一腑之所屬也手三焦之

經爲少陽主于上足三焦之腑爲膀胱主于下是三焦也故本臟篇曰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勇論曰勇士三焦理橫怯士三焦理縱而素問五臟別論又曰膽胃大小腸三焦膀胱五者爲天氣之所主夫三焦膀胱與膽胃大小腸四腑並言而又有厚薄結直縱橫之意此所謂三焦者屬之于腑正有形有狀之三焦也若靈樞又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此三焦爲一氣之所主故二十一難因之曰上焦在胃上口主內而不出其治在膻中中焦在胃中脘主腐熟水穀其治在臍傍下焦在臍下主分別清濁出而不內此三焦者卽靈樞所謂如霧如漚如瀆之三焦也故難經又繼言之三焦爲水穀之道路氣之所以終始三焦者原氣之別使原氣在兩腎中間之動氣爲人之生命十二經之根本主通行三氣經歷于五臟六腑此所謂三焦者屬之于氣正王叔和所謂有名無狀之三焦也是又一三焦也論其經則手少陽三焦主之于上論其腑則足太陽三焦主之于下論其氣則兩腎原氣之三焦以行于中故曰靈素之論三焦與難經之論三焦名各不同也靈素之論手少陽三焦與足太陽三焦是有形之腑也難經之論上中下之三焦是無形之原氣也有形之腑與膽胃大小腸爲配無形之氣遊行於五臟六腑之中溫分肉而充皮膚是卽腎間之原氣自下而中而上東垣所謂有名無形主持諸氣統領周身之氣熏膚充身澤毛者也三焦之有三者此也王海藏問三焦有幾獨能辨手少陽三

焦主上足太陽三焦主下而不及難經所云原氣之三焦爲命門之別使是以使後人疑而莫辨耳故王叔和所云三焦無狀空有名者卽是腎間原氣之三焦也不可謂盡非也獨是陳無擇以臍下之脂膜爲三焦袁滄甫以人身著內一層形色最赤者爲三焦虞天民以包涵腸胃之總司指腔子爲三焦是皆說之不可稽者也至金一龍舍手足之三焦不言而易以前三焦後三焦尤誕妄而支離矣予初註三焦論漫引靈樞肺膈在三焦心膈在五焦膈膈在七焦肝膈在九焦脾膈在十一焦腎膈在十四焦之間以軀體之外稱焦而從虞天民包羅六腑五臟之脂膜以證三焦之說自馬仲化以肺膈心膈之焦爲椎則予之說要亦可議而未有當焉也

論苦寒補陰之誤

凡物之死生本由乎陽氣顧今人病陰虛者十嘗八九不知此陰字正陽氣之根也陰不可無陽陽不可無陰故物之生也生于陽而物之成也成于陰則補陰者當先補陽自河間主火之說行而丹溪以苦寒爲補陰之神丹舉世宗之盡以熱證明顯人多易見寒證隱微人或不知且虛火實火之間尤爲難辨孰知實熱爲病者十不過三四而虛火爲患者十嘗有六也實熱者邪火也邪火之盛元氣本無所傷故可以苦寒折之亦不可過劑過則必傷元氣虛火者真陰之虧也真陰不足豈苦寒可以填補人徒知滋陰

之可以降火而不知補陽之可以生水吾故曰使劉朱之言不息則軒岐之道不著

論傷寒陽證下早成結胸陰證下早成痞氣

仲景傷寒論有曰病發于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于陰而反下之內虛因作痞氣又曰陽證下之早者爲結胸陰證下之早者爲痞氣夫結胸痞氣因下早而成固人人能明之獨陰陽二字未有能確辨之者不能不致疑其間也其陰陽指表裏之陰陽言乎抑指風寒氣血之陰陽言乎抑指三陽三陰經臟腑之陰陽言乎其言陽證陰證也抑以陽邪之熱爲陽證乎陰邪之寒爲陰證乎如以陰陽爲表裏之陰陽也以病發于陽爲陽證屬表之證不宜下誤下成結胸固矣若以病發于陰爲陰證屬裏之證正宜下何云誤下反成痞則知此陰陽非以表裏之陰陽言也如以陰陽爲風寒氣血之陰陽也風爲陽陽邪傷衛衛主氣氣傷反成結胸寒爲陰陰邪傷榮榮主血血傷反成痞氣夫結胸爲實邪爲證重痞氣爲虛邪爲證輕豈有陽邪傷無形之氣成結胸之實證陰邪傷有形之血反成痞滿之虛證乎則知此陰陽非以風寒傷氣傷血之陰陽言也如以陽證陰證爲三陽三陰經言也夫三陽經證爲屬腑如太陽陽明少陽爲病在表當汗不當下誤下則邪入裏而成結胸是矣但三陰經證則屬臟如太陰少陽厥陰爲病在裏正當下當下而又言誤下遂成痞氣則知此陰陽非以三陰三陽之臟腑言也如以陽邪之熱證爲陽

證而下。早成結胸。是也。若謂陰寒之陰證。下之則死。豈止于痞。則知此陰證不可指爲中寒之陰證。言也。故陽證下早成結胸。此論固無庸辨。獨陰證下早成痞。一語不能無疑。仲景亦無明文。而歷代明醫自成無己。許叔微以下。未見有發明。或指陰證之陰。或指陰寒之陰。或指爲榮血之陰。或指爲三陰之陰。紛紛擬議。而無定論。予反覆思之。而知此陰證之陰。蓋以經腑言也。三陽有經有腑。三陰亦有經有腑。病在經則可汗而不可下。若風寒尙在三陰之經。則邪留肌肉之表。故曰下早則成痞。是病在經而傷於臟。則邪入而成痞。故邪在三陰之經。則可汗。若入三陰之臟。則可下。其邪在經而尙未入臟。則不可下。故病發太陰者尙發于陰之經也。發于陰經而反下之。則作痞矣。雖然此辨是矣。而所謂三陰者。太陰少陰厥陰也。然足厥陰爲一陰。足少陰爲二陰。足太陰爲三陰。概曰三陰。抑太陰乎。少陰乎。厥陰乎。傷寒之邪自三陽經足太陽膀胱爲始。膀胱爲三陽經之首。其邪在三陽經則可汗而反下之。故成結胸。三陰經足太陰脾爲始。脾爲三陰之首。若邪在三陰足太陰脾之經。則可汗而不可下。反下之則成痞。氣則陰指太陰脾經。胃也。故王海藏與東垣論痞。謂從血中來治痞。獨益中州。中州者脾也。脾可補不可瀉。當補而瀉之。是以成痞此之謂也。

論傷寒春變溫病夏變熱病

內經曰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又曰熱病者傷寒之類也此之言熱病乃冬令嚴寒人觸冒之感而卽病之謂而非夏時暑病爲熱病之比夏時熱病今夏至後天令暑熱炎蒸之邪感傷於人與冬時傷寒之熱病大不侔也冬寒之熱病自表而入夏暑之熱病自內而發病不同時故治法亦異辛溫發表與寒涼清解有不可同日語矣自王叔和序傷寒論而曰中而卽病名曰傷寒不卽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爲溫病夏至變爲暑病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斯言出而後世醫者俱以春時之溫病由冬傷之寒而變夏月之暑病亦由冬傷之寒而變是溫病熱病皆因冬時受寒而至春夏以變焉者也其言不大謬乎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者蓋以冬時不藏精觸冒寒邪則春時必有溫病之證非以春時之溫病必自冬寒而變也又云夏至後病熱爲暑此本天令大熱之氣卽時感受而成豈有寒毒藏於肌膚之中至春不發歷過春三月伏藏至夏至後而又變爲熱有是理乎叔和又云三月四月其時陽氣尙微爲寒所折病熱則輕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爲寒所折病熱則重夫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之寒此暴時之寒氣也與冬令嚴寒伏藏之寒不同旣曰春變爲溫夏變爲熱由冬時之寒傳變而來又云陽氣已盛爲寒所折則其變病爲溫爲熱其冬令之寒乎抑時行之寒乎立言爲矛盾矣夫風寒傷人未發病已前不能預知其客於某經絡某臟腑及其發病已後而後能審其爲何因何感也若謂冬時受寒而必逆決爲春之必變爲溫

病也夏之必變爲熱病也則鑿而不可稽矣大約冬傷於寒而卽病者曰傷寒冬不藏精而春病者曰溫病夏傷於暑而病熱者曰熱病此三證本各以其時受病而非寒變爲溫變爲熱之謂也

論肺熱暹傷肺

王節齋謂虛勞欬嗽證戒服參者服之者必死繼又曰肺熱暹傷肺斯言出而世之治肺經勞嗽者輒以人參爲甌毒矣。手太陰肺主一身之氣。氣有虛有實。實者邪氣實。則脈來洪數。按之有力。此而服參。勢必氣高而喘。胸熱而煩。藥助病邪。證必增劇。勞嗽之熱爲虛乎實乎。脈或數而必細。按之必虛而無力。證或見爲煩熱口渴。面赤氣喘而少氣。不足以息。此陰虛而相火刑金之虛證也。陰虛者其熱必熾。誤認爲實而投以白虎瀉白知柏補陰之劑。則立斃。此之虛熱非甘溫不能除之也。人參味甘氣溫。雖補五臟之元氣。獨入手太陰一經者。爲最故勞瘵而成肺經嗽者。非人參不能療。正丹溪所謂虛火可補參耆之屬是也。則是人參爲補肺藥也。而乃云傷肺者。以其有熱故也。然熱則有虛熱實熱之分。實熱者宜戒。虛熱者宜補。非補其火也。補肺中之氣。以生腎水。耳火之刑金也。非火之有餘。乃水之不足。故欲制相火。必壯腎水。欲壯腎水。必滋水之母。以清金保肺。肺氣旺則水溢高源而陰虛之火有制。則肺熱可甯。舍人參不能以有濟也。如不論肺之虛實而執肺熱傷肺之論。以人參爲戒。虛勞病之不死也幾希矣。

論傷寒無陰證

經云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是熱病爲汗病也而何嘗有所謂陰證哉徧考素問靈樞諸經並無陰證之名故劉守貞論傷寒無問三陰三陽皆一於爲熱而無有寒者故曰傷寒無陰證陰證乃雜病也然而仲景則云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夫無熱惡寒則知無陽經之鬱熱而發於陰則知不從陽經之傳入故有四逆理中之用而謂傷寒之無陰證乎不知傷寒之有陰證也有真寒直中少陰經而名爲陰證者有房慾傷腎虛寒下上陰虛而名爲陰證者此之陰證不可以傷寒中混名之也若三陽經熱邪傳入三陰經而名之爲陰證者此陽經熱證之陰證而非直中傷腎之陰證也或謂傷寒傳變三陰之陰證仲景以四物理中溫熱藥治之以其本熱邪傳經由於寒涼誤治熱變爲寒則其說尤爲謬戾夫三陽傳經之邪熱入於三陰其來本熱雖有寒藥誤治豈有頓變陰寒爲陰證而用四逆理中以溫經散寒爲治者乎

論瀉南補北不可以治痿取陽明

痿論云五臟使人痿而本於肺熱葉焦終之曰治痿獨取陽明是痿病原於手太陰一經以熱相傳而成而治之者惟取足陽明一經以爲要陽明爲五臟六腑之海總宗筋而束骨以利機關陽明虛則宗筋縱帶脈不引故手足不用而成痿是痿之來起於肺經而治則取於陽明後人謂獨取陽明此取字有教人

補之意是以丹溪獨引越人瀉南方補北方之法以發明獨取陽明之旨究未能盡所以取陽明之義而
意反有相戾者夫南方離火也北方坎水也其言曰金體燥而居上主畏火土性濕而居中主畏木瀉南
方則肺金清而東方不實補北方則心火降而西方不虛此其論似爲肺熱葉焦者發明之而於治痿取
陽明之法反未之悉也陽明者胃土也補火可以生土而反云瀉南滋水則能助濕而反云補北則與取
陽明之義有不合矣夫足陽明爲水穀之海以爲陽明虛而宗筋不用似矣何以病痿之人有兩足不任
身而飲食如故其啖物反有倍於生人者何也豈陽明之氣旺而水穀入海獨不能運化精微以強筋骨
乎何飲啖日盛形體日肥而足痿不能用也則知陽明之虛非陽明之本虛而火邪伏於胃中但能殺穀
而不能長養血氣生津液以灌溉百骸是以飲食倍於平人而足反爲之不用此所謂壯火食氣而邪熱
不殺穀也陽明之邪熱原是肺熱中傳來故治痿獨取陽明者非補陽明也治陽明之火邪毋使干於氣
血之中則濕熱清而筋骨強筋骨強而足痿以起張子和嘗言痿病皆因客熱而成斷無有寒丹溪亦云
治痿以清熱爲主不可作風治用風藥誠得取陽明之義者矣

論發表不違熱攻裏不違寒之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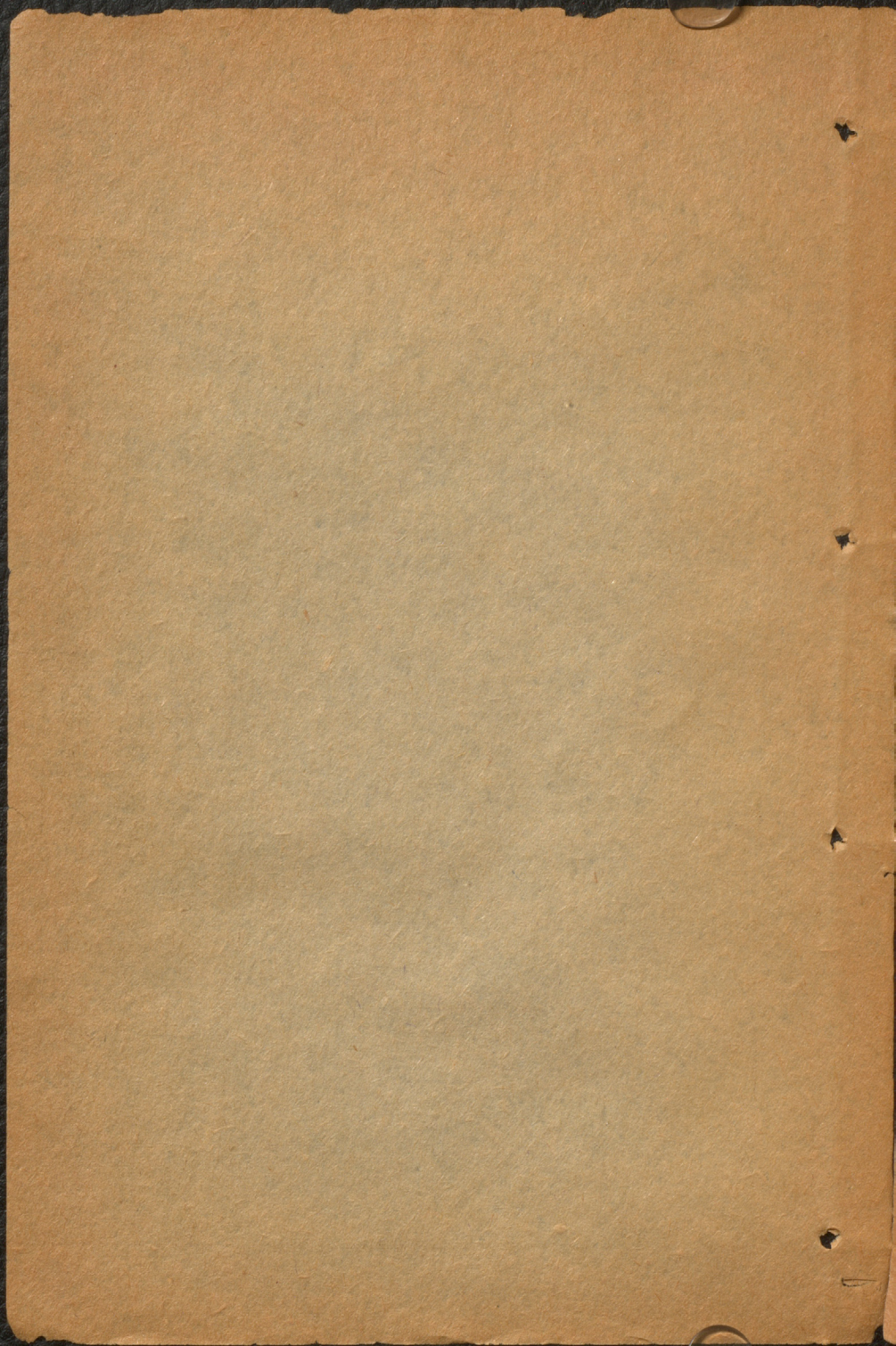
此二句大意全在發攻二字發者逐之外也攻者逐之內也寒邪在表非溫熱之氣不能散故發表不違

熱熱鬱在內非沉寒之物不能除故攻裏者不遠寒然亦有用小柴白虎益元之類而取汗愈病者何也此因表裏俱熱故當涼解非發之謂也又有用四逆理中回陽之類而除痛去積者何也此因陰寒留滯故當溫中非攻之謂也所謂發者開其外之固攻者伐其內之實今昧者但見外感發熱等病不能察人傷於寒而傳爲熱者有本寒標熱之義輒用芩連等藥以清其標豈知邪寒在表藥寒在裏以寒得寒使內外合邪遂不可解此發表用寒之害也故凡寒邪在表未散外雖熾熱內無寒證正以火不在裏最忌寒涼此而誤人是不知當發者不可遠熱也又如內傷喘痛脹滿等證多有三陰虧損今人但見此證不辨虛寒遽用硝黃攻裏焉知有假實真虛之病而復伐之剗病未去而元氣傷此而誤人是不知當攻者不可遠寒也二者之害頗多不得不表出之以爲戒

張景岳以醫術著聲於明萬曆天啟間所輯類經醫景岳全書二種流播宇內殆遍惟質疑錄一帙雖已爲東海石氏所刊而人間見者甚少其書於古名家若劉李朱張輩所言稍有偏謬必加辯正蓋恐後之不善讀者守其一說未得化裁之用而因以天札生民之命故不憚昌言劇論以明之夫豈好於前人洗垢索瘢哉考其所列諸論有已見全書類經中者亦有與全書類經之說少異而晦疇昔立言之未當者人以此疑其爲晚年未定稿又以此知其所學愈老愈明未嘗自矜已得而致

孜孜求正於至當爲可則也就中惟論傷寒春變溫病夏變暑病之非此一條殊未是蓋亦智者千慮之一失耶葉敬問爲景岳作類經序稱爲會稽傑士幼稟明慧六經諸子無不考鏡曾謙菴作景岳全書序稱其於書無所不窺壯年好談兵思有所用於世筮易得天山遯卦始決意石隱黃梨洲作景岳傳稱其於象數星緯堪輿律呂皆能究其精蘊至於遼陽之敗亡中原之擾亂皆預決於數年之前是其所學甚博不特醫術一端矣

乾隆甲申孟陬望日錢江王琦跋



III
1896

VII